

贛州府志卷六十八

藝文志

文

非

鄒守益

字謙之安福人翰林侍讀學士諡文莊

贈董謀之

予往歲受學虔州與董子希永切磋世講之誼後二十有八年復尋鬱孤通天舊游希永之冢子謀之趨而問學焉予曰生固名家也璜溪大卿之祖武文僖宗伯之世德其名而字之既詔之矣古之聰也聰於道德後之聰也聰於



勢利故鷄鳴而起莘莘則同而舜蹠且天淵生其謀之而已曰聰之病此久矣思以魯對治之則奚若曰聰明睿知天德之本體也柴愚參魯聖門之所指渣滓也子欲以渣滓易本體乎古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以纖毫非禮戕賊天真而世之機械變詐者謂爲朴魯無用從而嗤訕之機變日深禮度日敗而驚然自以爲至巧若醉酒者之號嘍而笑醒也會氏之訓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后已其宏毅之學任重道遠至於全歸而知免此豈魯者所能乎渣滓消融本體呈露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而無以尙非聰明睿智也德者孰能深造之故謀之而得則爲庸爲聖以保五福謀之而弗得則爲蒙爲狂以入六極茲武王之所汲汲而訪也濂溪元公一者無欲之要陽明先師致良知之規皆箕疇正傳也而虔州獨薰炙之廟貌巍然陟降對越凜然師保之臨焉謀之其敬修可願內斷於天君無爲浮習所眩

虔州申贈

中丞秋崖朱公之蒞虔臺也貽永感錄以示益嘆曰茲其錫類之典乎爲闡民彝徵天道用昭風化焉未幾公移闢于浙江兼理福建以靖亂階嘆曰茲其明良嘉靖萬邦之畧乎顧懷德者何以設之爲紀往勛昭部訓誌去思焉公

遣舟以迎適館授粲論學于學聖之堂益曰學至無極翁
精矣匪聖奚學匪天奚希一者其本體也無欲者其功也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精一克一
工課猶惻惻勤戒若是吾儕自省何似而依違逸樂貨色
中不自洗刷將奚以拔于凡民矧曰與千聖同堂兩巖並
位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無欲之學乎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其無極之貞乎公曰嘻統嘗兩宰州治三厯部署五
葢藩臬思以政爲學而莫予助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敢
不乾乾弗息以對越明命翌日燕靜觀堂而論政焉益曰
政者正也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猶執矩于此以方天
下之不方而已矣夫漳之海寇與寧紹相剽劫也處之鑛
徒與建寧糾串也皆屠販適逃指生以徼無涯之欲古之
訓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綏猷無主有欲乃亂皆自上任
之釁端初萌玩愒弗報權貴聚藪駭縮罔詰肘腋耳目漏
洩情實簿書相謾勝敗弗核而甚者利之以拂民性而菑
其身犯是五蠹又奚尤于羣盜故匪廉匪明匪正匪慎匪
斷舉弗矩也公執素矩以往其患弗方乎公曰嘻統嘗卽
愧國恩俯懼庭訓永感母氏之烈思以學爲政而凜乎無
稅駕也今齒髮日邁遺大投艱敢備規矩以自弛晚節益
曰公勉之矣學與政匪異轍也古與今匪異姓也多欲之

盡爲蹠以淆諸物無欲之醇爲舜以同諸天伯益仲虺在
公握其機用贊堯湯于以宏移孝之模而裁成輔相身親
見之謹拭目以祝公戒行有期矣藩臬之彥臨溪張子永
明白坪高子世彥肅幣以贐公拜手却曰玉帛古以將敬
也而世以爲賜是貨之也張子顧高子曰善而中丞公之
教也贈以財孰若贈以言迺詣濂溪祠以徵言益拜手謝
曰贈言古以責善也而世以相爲頌是諛也高子顧張子
曰善而司成氏之辭也贈以頌孰若贈以規益復拜曰夫
諸君子恪共朝夕錫福于我士民固欲行古之道也其敢
不暢嘉命以納諸虎賁

晴江說贈虔臺中丞喻公

長江日岷川滙洞庭彭蠡以臨姑孰東梁西梁夾峙天門
南醜爲夾河曰大信下達於采石以放於海中丞喻公爲
諸生時周覽而樂之以晴江顏其藏修之所曰江流萬里
曾歸溟渤晴光下臨俯仰涵碧然與吾神冥契魚泳鳥飛
樵唱漁答若聆軒轅氏之樂而靡懼靡怠靡惑也彼其行
滌潢汚俄頃盈涸孰與吾江彼其風雨冥濛罔象出沒孰
與吾晴以是學成行飾舉進士爲司徒屬夙夜有恪嶄然
聳觀聽矣以親老連疏乞終養時乘扁舟奉親以嬉游南
登龍山北臨牛渚澹然忘軒冕之在躬也親沒以薦者起

爲南昌守有惠愛遂兵備密雲參政陝西陟湖廣江西左
右轄奉勅提督皮臺聯南頓惠潮汀漳林桂以綏南服勃
勃將大拜矣偶臺諫有煩言得致其事以歸時近沙方子
兵備於嶺南以公務入浙而丹峯林子署分巡事約分守
浮峯張子入而請曰以翁之宏才而未展也論者之紛而
皁白罔判也元冲也策也任也何以重翁之行中丞曰智
也猶有晴江在吾歸而謁于七賢之祠則景哲仰烈有餘
修焉放於十詠之亭則批風抹月有餘適焉稽於化鶴牧
鷗之蹟則守靜陶神有餘慕焉雖吾親逝矣猶有故吾者
在三君退而嘆曰休矣翁之達也走伴具顛末以徵贈言
東廓子曰公之取諸江也某也知之其取諸晴也則晴弗
晴固頃刻變也其焉能齊之世之恩怨予奪成虧盈虛交
發而擣起皆晴雨也古之達生者不矜譽不怙毀不恥窮
不羨通不貪生不怛化脩然洞然游於寒燠晴雨之表是
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神無所于遷曩中丞之歸也以言者
起而今也以言者歸將微尙有介於晴雨乎聞諸父師曰
聖門之授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良知炯然與太虛同體
離朱不能用其明師曠不能用其聰惠施不能用其辨是
謂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不可尙敢告官師以爲晴江

祝

興國縣志序

興國尹盧子宁以公事至安成相與切磋學道愛人之義曰是義也古之人行之矣上愛其下故明德之義若保赤子下愛其上故樂只之化民父母之自天子公卿以至於藩臬守令壹是皆以父母斯民爲王道盧子瞿然傾蓋若舊也踰年盧子新修其邑之志遣羅生誼鍾生宣性徵言於首簡發而讀之則識沿革述利瘼提綱掇目蓋八萬餘言首地理次割設次食貨次典禮次學校次軍政次官師次選舉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次外紀次寺觀凡十有三卷泰和曾友于乾所纂緝而盧子躬訂讐之稽古訂憲衷

然可徵矣時方聚講東山之文塔顧語諸生曰茲其學道之徵乎父母之愛子而經營家政無所不用其極也考其四書起其廢陋節其出納慎其執物時其教迪簡其後父佩其行誼消其奸宄備其典章猶以爲未也曷分櫛編而登諸籍俾有所憑稽以世其業邑之有志也其家之有籍乎縱佚以玩歲則視籍之紛而莫之理違道以干譽則飾其籍而喪厥實拂百姓以從欲則惡籍之害已而并去之茲三蠹者皆坐無赤子之愛耳充真誠惻怛之愛而超然於三蠹其庶有古之義已乎興國在贛爲巖邑然名宦之遺愛鄉哲之典型舉班班可述至於開聖學之脉闡忠義

之矩自足以爲來世法程大中以循良爲令識元公於理
掾至遣明道伊川師事之而陽明先生以駿功與學同俎
豆於安湖他邑莫與京焉文信國以艱危開督府空坑之
厄神實相之而鞏公信統制之石鄒公鳳衣錦之寨立懦
起衰猶足以衛社稷而警疆表後有作者稽古而思齊焉
則道遊程門世濟鯁直可以爲李君行協義幕府溫詔褒
嘉可以爲鍾紹安詆訐反坐積案立決可以爲莊正禮擇
師選教險阨丕變可以爲何了翁疏渠勸農蜂屯殄蹤可
以爲章文瑞景龍密斷克清凶釁可以爲鍾太傅容管靖
寇勲名終始可以爲謝征蠻獨餓東萊築圃雲岵可以爲

李和卿則是志之輯纂訂讐將爲興國世守之良籍尙永
其愛於後政

袁雲峯徵士輓卷

雲峯袁德彰穎之隱君子也異時負其才氣謂科第可俯
取獵經擷史以應世之求崛然有聞矣而竟未有所合迺
隱居教授蘄以著述表于後旁搜遠勘歷寒暑不易比者
矣始聞大道之要悵然自失取其巨帙累牘而焚之瞿瞿
從事不知年之不足也予之學于穎也見童子數百咏歌
周旋洋洋先王威儀風雅之盛而德彰巋然師之因探其
緒論惓惓以平日之病爲告曰始吾之悔也以爲舍己田

而芸人之田也而辛苦所捨不過殘穗遺秉積之困屢自
爲富厚曾未知所以植吾苗也今而知植吾苗矣吾其不
以餒死乎予惕然伏君之勇世之知植苗者寡矣使人人
易其百畝之荒則菽粟如水火奈之何以其強力富年甘
腹之枵而不恤也若德彰可以起懦矣君之卒也陽明先
生誄之曰古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德彰其庶幾焉中
道而歿蓋斯文之不幸也同門之士咸有輓歌以泄不幸
之情而以首簡來命嗚呼是情也將有曠百世而相感者
況吾黨哉

南贛鄉約後語

此中丞陽明王公參酌藍田鄉約以協和南贛山谷之民
也嗚呼蓋田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公以世族大邑之法
望於村童野叟其仁矣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以村童
野叟異於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凡吾民之受告諭者仰
體我公協和之仁以仁厥身其果於爲善也如饑之求食
渴之求飲其不果於爲不善也如食之不可以烏喙而飲
之不可以酖酒也則於秉彝之德尙其不爽而三代之風
可庶幾乎父兄子弟曾有饑而弗食渴而弗飲者乎曾有
充饑以野葛者乎止渴以酖酒者乎身之死則知重之心
之死則不知重其亦弗思焉耳矣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
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嗚呼吾民盍相與敬思之

羅洪先

字達夫號念庵吉水人左春坊左贊善諡文恭
念庵集

小學記

朗寧陳子伯言爲寧令也越月而未有興作而曰唯心罔
內外學罔動靜天下善而已矣繩違以揚善曷敢不力監
司以爲能陳子曰未也民尙懷貳是猶闕其源也於是唯
教罔類唯縫掖有勸君子以爲賢陳子曰未也士無居業
是猶寓也不可以久小學豫養也督學者舉之善政也承
令以新志寧無興乎於是建之小學應制也基於廢利以
崇正也取財於羨餘告裕也助以義士與衆也爲之重門
固閉也堂曰聖學示的也曰心傳復初也曰修道恒業也
業必有居也故兩塾翼之曰聽樂曰習禮曰句讀曰書算
制之備也居必有養也故後爲倉西爲廚又後爲饌所養
必有藏也故庫附焉小學之養蒙也蒙泉也古井不治而
涿爲之兆也工始於二月二日記於七月六日時未久而
制備以知其易從也陳子乃使書以告曰大綸不敏學於
陽明夫子有聞矣萬物一體不敢忘也願與寧之士人共
之敢質於執事者予廢書歎曰信哉人心之善不可無養

也今夫正學之晦自蒙始也辭章功利約有成說及其長也雖語以道不復信之矣養之以小學亦曰猶夫蒙矣乎蒙之去善未遠也豫養而勿汚知愛知敬仁義生焉熙其光明不撓於物是故良知之瑩聖矣學之爲聖非企以進也養而復焉者也洒埽應對精義也至簡也徐行焉所以弟也至易也明乎蒙之學者幾矣莫非知也寂而感一以貫之有事勿忘而益致其力知則至矣靈存而用全聖同歸矣此陽明子之蘊也爲之表章風也聚之師友樂也樂以久效不極鮮矣此陳子之意也空言自庇竊以潤身學之賊也錮其舊俗弗勇於變且從而誣人則孩提之弗若也寧之士人勉哉

復胡莊溪

莊溪老道兄契厚執事久聞遭無妄之災心極相憐而愛莫能助友人每白雲歸輒聞漸已明白緣此等事但求真實若何果不相干自難汚讖卽有所損費亦比于災禍相尋俗所謂財去人安語雖粗理卻密聖人損益乘除之教大底如此今歲徹縣地產不熟者卻少病成熟地面卽瘡癘大作天道人事每每俱然執事可以安命慎勿怨天也兼遭此番亦足爲警戒處人務從謙和使人愛而不忍相傷始爲善居鄉蓄人務詳察揀擇不可濫收及旣畱待之

有恩使人與我相信始爲善居室亦不爲於身心無補區區去歲作一書室攜妻子居之初脫溼溽汚暗偏仄處纔有灌畦延客之所卽災禍疊生一歲之間菁喪三舉而次第造夫於七月內夫亡歲治耐先塋兩旬野寂今晚始歸求一歲平坦不可得今深信損益乘除之於身心極有益當時刻勿忽執事欲區區有言無過以此自驗自察也使來送白粲并食品書篋俱非所敢當近有見餽者必返壁使以路遠見訴不得已一一收內外具葱白衣段四端新書八冊熟毫筆二十枝襪二雙聊酌雅意幸相鑒也惟執事杜門自愛爲屬切勿過享用多施薄積崇險持謙卽消災保福之道惟信之

陳大綸

字伯言南寧人寧都知縣

熙熙臺記

熙熙古跡也俗呼爲縣之印山是蓋一邑之勝覽昔之人稱與金精諸景齊名或者以其不離於市廛而自超乎市廛之外高人良士相與以時登眺於其上歌清風而邀明月興起志意瀟灑出塵而司民風者亦以此焉察災祥視民瘼則茲臺之有益於人也亦大矣夫何人亡而臺日以寢廢遂爲豪右所侵予始爲表而出之猶壯其臺基周其垣牆外爲門額扁於門上於戲古人成跡廢興有時可謂

不偶也已然猶懼乎臺之易朽猶夫舊也安得後之同志者相繼而葺之則庶乎其不朽也夫因識於此

李丕顯

字憲文長樂人贛州知府

贛郡正佐題名記

自秦罷侯置守歷代沿之然則守之職古之大侯國也國朝稽古定制守不易位俸以下易名敘秩任有專職而皆攝之於守守所以一寅恭而存國體雖非古者君臨卿卿臨大夫士之制然其職同歸於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者責惟均政贛郡隸古揚州之域其形勝據江上游其爲屬土干其地膏腴極千里會其里籍戶口之數不及青之一體

臣然而蘇澤之鍾棟隆之備米鹽之利皆足以下給諸郡故吏之役茲土者罔不以艱劇自疲而爲天曹者則曰是地非其人不輕任也嘉靖壬子余自河南汝寧復守是郡越明年癸丑狂狴多清士民無察惟六月乙未歲且有秋殷士咸慶庶寮交頌咸旅進謂予曰惟贛郡爲古虔州之地入國朝循爲今郡守土之吏不旬歲凡屢易庶寮熙載各率其職蓋凡百九十年於茲爾然而郡治無題名顧不爲古今一闕典哉余惟唐虞三代之世無題名而皋夔稷禹相繼並登不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惟陋巷之士無題名而顏閔之徒各以名顯名之有無固誠不足爲世重輕亦

存夫其人而已茲子與二三若寮固皆海內人也萃精會
神相聚於一堂之上自夫天下而視之一家也邇觀往古
以遞今來後先遺會凡聿樹勳庸於贛者自夫古今而視
之一旦暮也先後不同時而均於體國正俸不同官而合
於盡職茲固今日題名記之所由立歟余又按贛之故壤
昔趙清獻爲守而儼溪判州事清獻公相握甚權大恨之
相知之晚蓋昔者監司之勢嚴而今守判之情親故其奸
曰伯氏吹填仲氏吹篪及爾如貫夫同寮之分情則曷泯
也義則一貫也情親則其勢足以相聯義嚴則其隙曰曷
相踰此其職誠足相須而其事誠足相濟所以令餘請
齊萃渙之意嗚呼茲又今日題名記之立余必欲合正俸
而一之也言旣同寮遂僉謀伐石請紀余言

羅倫 號一峯

蕭冰厓詩集序

詩非爲傳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
若三百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田夫閨婦
之口而其辭義之奧音節之正皆可以被於絃歌而爲法
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闡門而
達於邦國由朝廷而下於閭巷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
體和其聲音而發於文章有不自知其如此之盛也王迹

既熄風雅道喪宏才碩士句攻字琢用意非不精用力非不勤即無異空花炫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以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豪傑之士間生其中亦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憤陶彭澤之沖淡皆本乎性情之真庶乎禮義之正闕於民彝物則之大視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宋氏有國三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學之懿上承孔孟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而道義之士接匯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流連光景者

可同日語也若冰厓蕭公亦其一人矣公諱立之字如蕭田人登進士科仕至通守遭世搶攘未及上乃自放於詩當其意到囉若觀岳馬矯若凌雲鶴媚若春園之桃李蒼若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南渡之後之高品也公諱宗江西派澗泉趙公章泉韓公雅愛澗谷羅公公為澗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世以道德鳴者草廬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廬又見知於疊山則其人可知矣公子士贊註李太白詩今行於世公集舊板燬於兵嗣孫儀鳳繼顯前聞欲重壽諸梓屬其序於予予嘗病科舉之業詞賦之工害天下之學術欲變之而木

能乃為公序而傳之何也喜其近於本不為無益之空言也

劉節 大庾人侍郎

兩關船橋記

兩關何顛郡兩關也顛郡有兩關何章水西注曰西河貢水東下與章水合曰東河河皆深廣濟者艱焉是故亂流而舟舳上艫下衡列如比民乃攸濟既而督府開鎮戎餉攸須官漕計權禁令譏察如古為闕然故曰兩關以禦貨越征商旅也厥從久矣重作維何茲歲徂夏水溢汎濫漂澤者過半矣河迺弗閱民則病涉矣吏則病征矣商旅利其禁弛戎餉則日損矣上下交困孰為之所哉迺維中丞王公將天子命虔秉節鉞來鎮茲土迺經迺營迺籌迺度計謨遠猶迺命迺告臬副侯君亦維始至與贊是謀卒乃羣吏請命於公公乃檄曰惟參酌厥典惟爾顛郡虞判价吉郡伯亨南安郡李推士魁惟董作厥役惟爾顛郡郭推文翰顛衛明指揮賢惟會計厥費惟爾顛郡幕塵昂霄顛邑令毛鳳岐爾羣吏咸事事毋後侯君乃申之曰惟爾羣吏恪恭迺事迺後謀既同矣迺卜迺筮龜著從矣迺取其材材則備矣迺召其工工則集矣迺約其數東河為舟則十其十西河為舟則六其十創作則八十有四取其盈也

葺理則七十有六仍其舊也始事於秋九月丙戌冬十有
 一月戊辰則告成矣由是民樂於兩河之游曰吾無病涉
 也商賈行旅樂於途市曰吾無病涉也吾亦無貨越之譏
 也吏樂於關曰吾無病征也吾將見戎餉日充以不匱也
 有是哉功鉅程敏利溥惠周可謂臧矣傳曰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與梁成言及時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言節用也是故茲役也濟險舉廢財足用隙急知者之
 先務獲為政之善經也可謂有功也已詩曰肅肅謝功召
 伯營之其斯之謂與

重建監榷鹽廠記

此穎郡恪遵督府中丞臺南李公憲檄重建監榷鹽稅廠
 也穎故有廠創建城北隍隅監榷鹽務居之厥後室以火
 燬地以隣侵遂湮廢邇者廖倅長倫屢承監務廉得其實
 公牒以請下兵巡孫臬副躬閱如議僉謀重建上覆得允
 迺事事址歸於侵費取於贖力役於傭經之營之拓之築
 之勤敏節約宏壯鞏密告成於公說焉束幣致詞遣郡學
 弟子皮生金陵屬節為記迺言曰煮海之利肇於齊桓征
 商之禁甚於漢武所出來遠矣顧茲南海鹹鹺商賈貿遷
 度嶺而北國初立法限以域地罔敢私越百年以來議者
 數更法例屢變至成化間南安郡修闢嶺路通商賈始議

立關嶺下薄征爲費羨則雇役甦民困宏治間創設都院
節制四藩開鎮於贛取給兵餉什之六七仍存其餘爲雇
役直關猶故也嘉靖改元詔令罷革督府籌策餽餉無所
於給疏請移關贛游兼權一河公私之稅悉儲贛藏廠迺
始立譏察益嚴算無遺利比歲接應大工取供內帑什之
七八餘以給餉雇役不暇及矣夫天下事輕重勢也緩急
時也經權人也故征權之法始焉闢路以便商也迺復有
其羨以雇役重在民矣繼而儲其贏以供餉重在兵矣今
則納其有以充經費重在國矣時異勢殊行權以濟經也
典司者知所先後矣然則贛郡監惟監稅關繫最大計自
愈審視昔倍進廠可涇廢弗加之意哉君子謂重建斯廠
有美政五而卽財用省民力不與存焉曰足國用曰厚兵
食曰通商利曰厲法禁曰絕奸宄是故奸宄絕則法禁厲
矣商利通則兵食厚國用足矣五政之美有如此者至若
周慮澤物興利舉廢以垂永久公之功大矣哉斯役也經
始於嘉靖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比本年九月朔日落成
地直橫深廣以丈計堂室左右前後以楹計周之垣出入
之道以尋丈計凡若干詳於公檄可考也不書

李東陽

字賓之茶陵人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
懷麓堂集

贛州府復修長沙營記

人之生也均稟陰陽之氣而或不能無偏其偏駁之尤甚者冥頑暴悍干紀亂常往往終其身而不變然仁人在上自不忍以其難化而遽絕之是故柔之以德震之以威曲爲之防而豫爲之制並生一念有不能一日忘者斯誠御世之宏規長人之達道也眷茲南服若贛若惠若潮若汀漳諸郡衣冠文物與中州等惟是萬山蟠結谿峒深阻其風氣鬱而不暢故其所稟頗多頑悍之質然非必爲惡也不幸時有一二桀黠者出乎其間誅之盡之驅之脅之乃相與結黨橫行以逞其豺狼之毒蔽於利而忘其害其亦可哀也已成化間廟堂深惟至計特遣大臣建臺於贛以鎮撫之正德間復改授督軍之章兼任撫循之寄德綏威制前後一心其人之卒面而歸仁者蓋以十之七八而餘風猶未殄也廣賊王五蔡子顯等頃復乘間而出剽會昌掠信豐以及於贛至敢敵殺官軍都御史義烏虞公適奉璽書入境申嚴號令擒斬幾盡其夙夜分公之憂以不慰民望者飭兵副使許君應登也公於是按盜所由知故長河營爲要地遂屬薛君往經理之營在會昌之南長河之口南通惠之龍川潮之程鄉饒平東達汀之武平永定乃數邑之交衢而贛之門戶也直德間始奉朝命興築宿兵千人統以參將後更爲守備指揮提防惟謹歷歲滋久

名存實亡乃仍以其舊規甃以墜甃方百六十丈中建公館館後作樓與前鼓樓對峙左爲營房右以居河口巡檢司其戍兵分爲三番每用指揮及千百戶各一員統之歲終則代形勢旣壯門戶益嚴非惟封內之民獲寧厥居而四鄰亦有攸賴矣曲防豫制其殆無遺策乎惟公寬厚而有容閎達而善斷彌綸庶務率懷永圖故將易暴爲良匪徒曰制之而已辭君間以營事屬記竊喜賴人之受賜也故樂爲之書

華文僖公集序

初舉鄉薦游國學時已能古文歌詩暨及第入翰林奉詔與庶吉士肄業學益博製作日益工四方造請酬應無虛旬月其直經筵有講讀之章使朝鮮有述事之錄在南都有紀行之作并爲一集蓋皆公所自錄而散佚不存者弗預也予與公同官久雅相契厚朝夕倡和至相爲諧謔必以文公嘗謂文章貴規矩尤尙警策苟執常而不變雖多而無所於用予感乎其言而亦徵乎其文也古之以文名者若左氏司馬氏韓氏皆預史事歐蘇曾王氏皆出自翰林蓋翰林史局典法所在理道所出以爲根幹律度之真正藻飾之華彩遞相禪續若所謂專門而居肆故雖不中

亦不遠自餘間見獨得者固不乏人而出盤之珠泛駕之御殆亦多矣公所爲詩文大抵皆清峭簡潔脫去塵俗不爲荒誕之語雖不能盡錄以傳然觀一隅而知室嘗一穉而知美欲求公者於斯集焉足矣國朝儒臣出翰林者類謚爲文惟劉忠愍從其所重陳莊靖則避其名文僖之謚凡四而其所爲文者不同張學士士謙尙清倪禮部尙達吾師禮部黎公尙平正公之文則如前所云耆二禮部之文予皆嘗有序述茲特舉其概而爲之序故獨詳之云爾公嶺之寧都人諱越字尙矩號圭峯官至南京工部尙書贈太子少保皆士大夫所熟知予以易名故集稱其謚公之行應議法所謂小心畏忌者予已爲銘墓可互見云天錫繼舉進士累官刑部郎中今爲山東都轉運鹽使精學問慎官守克肖其父且能闡誦予及公詩多至十百首其請予序尤汲汲不置謂非此則先君之目弗瞑屬稿之久公適見夢嗚呼其亦有感於予言也夫

王錫爵

太倉人文淵閣大學士

處士廬記

崑山二尹何君吾友朱邵甫嘗爲余言其人邵甫不喜從
諛人獨數數稱之則二尹益賢者也二尹述季父處士之
行因邵甫以書走京師欲爲處士題其廬知處士之所以

告二尹者而二尹又能使其治之賢士大夫稱說其能卽處士可傳矣處士之廬可記矣按處士諱正約字克守自號后江古度之會昌人其先自閩汀擇徙湘鄉之白埠曾大父子通大父仕隆父深世以行誼高於鄉母劉氏生母鍾氏處士生最少兄纓早卒正緒卽二尹父也處士既喪父母實育於正緒而處士亦父事之事嫡母尤得其歡心比沒執喪甚哀旣長力於家家益饒田廬樓宇營構宏觀與人交無町畦寬然長者也然遇事輒可否不爲奔阿人得處士一言爲曲直樂赴人之急而嘗棄責於人生平未

嘗識公庭以敦樸退讓終其身焉元配凌氏繼配蕭氏繼

示氏子男七人本濟本壽本滋本洋本澗爲凌出本瀨本沂爲蔡出皆克自振擢初二尹將服官處士戒之曰汝毋以下僚不可意卽賢雖小官可無愧不賢雖大官亦辱我門戶耳吾無以重汝之行爲汝誦官箴曰清曰慎曰勤汝行且佩之不患不爲好官也夫處士能以此訓若子姪使其得用於世當何如耶是爲記

歸有光 號震川江南人太僕卿震川集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常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

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己所勸爲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回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入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於婦人凡長者之美頌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七歲孺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舫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開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主世貞 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刑部尙書

永慕堂敘

何子佐崑之三年而政成則以間過余曰先君子之倍不肖也若而年先太孺人之倍不肖也若而年如一日也以不肖之無能爲役也迺張令氏辱表之墓尹宗伯氏又辱顏之堂歸太僕諸薦紳又辱爲堂之詩吾子其辱教焉死肯且不朽王子勳容有間曰子之堂之顏也何居曰永慕王子作而曰旨哉乎顏之也子之先君子之倍子也若而年先孺人之倍子也若而年而子如一日也則信永矣居吾語子吾始習孟子書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五十之慕獨歸之舜而他不及吾甚疑之卽人人無無父母者是庸和彈之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子張賢者也夫子不罪其不至而姑予其跂也然後矍然知舜也且禮始死充充如有窮旣殯矍矍如有求而弗得旣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則是哀漸有殺也若子張者情爲之窒而禮爲之律者也伯魚之久于哭母也夫子聞之曰誰歟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嗟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若伯魚者禮爲之裁而情爲之屈者也夫何子不以情奪禮卒亦不以禮屈情而心終之殆猶賢乎哉雖然未有以善用其永語何子者孔子之稱舜也曰舜其大孝也歟旣曰德爲聖人而已彼其夔夔齋栗力田而

供子職者固弗與也然則孝子之致身也以致親也假令
季路不得孔子爲之依歸而其令蒲也僅如弗徂公若而
已則旦夕五鼎奚賴焉何子之佐崑猶蒲矣其名位固未
涯其樹德而顯榮其親者尤未涯也何子亦善用其承哉
王子旣以諱何子涕則潄淫下矣已舌嚼口噤而不得竟
何者王子之說奇也何子名渭會昆人處士君諱正緒饒
隱德鄉人尊而不名曰少巖先生

陳仲芳 曲江人安遠縣教諭

李節婦貞壽序

客有索言壽於節婦李氏者且曰越三日適九十矣陳子
言不可率也庸言喪真訣言毀直警言悖道是三者皆弗
傳也比再越月采鄉評徵士論乃言曰母嘗不朽矣乎凡
人恃而久者太上莫如義不義而壽徒久有戮辱六籍不
滅其美莫之有終也母之適劉君珠也三年而孀齒二十
有三娠甫三月下無伯叔妯娌之依上有門祚宗祧之託
旣媿而得男舅姑曰劉祀其延於一綫乎顧我二人之斃
也日可待也留少嫠保遺孤存故業我曷敢有望焉汝曷
更醮母泣曰妾委于劉若之何復自有之凡夫之遺皆妾
責也天不絕劉庶存少孤其諸故產當奉而歸之不者有
沒於地以相從也舅姑復諭遂號噓絕食數日誓餓死不

二姬始有諷者曰染指於鼎而旨矣能絕膏腴乎母叱曰
若將胥予於犬彘耶乃卒守厥志奉舅姑以終凡諸出納
不侈不固不婪不錯竟存劉孤而有其業至今齒九十矣
子萬斌孫春輝春耀曾孫可進可選起焉夫持節不渝貞
也保孤無他慈也守業不墜智也是三義者奇男子或愧
焉母兼之貞義之大也貞固以致壽而終託於不朽者匪
齒之恃惟貞之存續禮任情兒齒黃髮斯氣焉耳是以君
子賤彼而貴此也乃使工爲之歌柏舟歌闕陳子曰美哉
棣棣乎富而不媮儉而有節其母之治生乎復使歌麟趾
歌闕陳子曰善哉振振乎育而能教愛而不溺其母之臨
後子旣而使歌南山有臺采蓼蕭采行葦采芻宮諸斷章
協而歌之歌闕陳子曰義哉和和乎壽而康好德而多福
其母之享年乎客曰祝至矣憾邑志弗詳焉其能張之以
令不朽陳子曰予職也而茲也非其時也他日有言而信
也予將修之野史以待乎采民風者矧母孚於鄉志於邑
永上於朝也客曰美哉

海

瑞 字汝賢瓊山人南吏部侍郎諡忠介

申吳軍門便宜五事文

與國縣知縣梅瑞謹以地方便宜五事上陳伏乞裁奪
一本院到任至今百凡節省從前冗費無不裁革民歌舞

之矣府縣官亦畏法聽令效法上人以故民間用度十分
中減去三四分然以卑職觀之尙非翻然改革一洗而新
非謂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止是與之辯義利
分別官民界限使人知有界限而不過越焉爾柴馬俸糧
之外用里甲一毫皆爲侵民催徵勾攝之外役里甲一毫
便是不能守已諄諄然嚴爲之訓詳爲之防而又本院二
道以身先之凡待客酒席下程一不派之里甲道法併行
身教言教兩無違悖無不可行者水清無魚模糊之說不
足爲本院道若謂辯別分明過爲刻薄治道去其大其
已大氣證卻下四君子以恐於民無大補益也

一衛所官軍徒享俸糧了無一分之用非獨南贛天下
然也民既出財以養軍至有事又出財別行召募平昔之
所養者置之無用之地此事全不可通本院非安常守故
人也至任以來千萬人以鼓舞作興翻然改革望之矣迄
今未聞官軍有昔脆弱今強健矯矯然可用者是則何故
古人未嘗借才於異代而人之性氣亦非始終不可遷移
孫子能兵婦人可試李光弼入營一調度間精米百倍似
於鼓舞振作之法有未盡也

南贛軍門至今所稱許自上而下必曰陽明陽明外無稱
焉然于地間止是此一箇天理人心下至盜賊亦止是此

天理人心無二道也陽明削平諸賊巢一以詐術行之濟
一時之急則可若謂其可以感化而招徠使彼心悅誠服
恐於天理人心不合也竊謂陽明功則高名則盛大畧近
似管仲比迹孫吳不足爲本院今日道也誠能動物感德
並行聖賢並路本院當別求之隨聲附和不求之吾心而
信之人言不可也

一本院至任以來防閑周密以故凡衙門諸人常例雖未
可謂其盡數除絕然已十去八九聞之道途謂內班一月
而換未免有遞消息通吏書之弊不若前院久而後更之
可此在本院酌而行之卑職未知得之道途之言虛約可
否也

一縣官親民比之守巡撫按之去民遠者於民則家人父
子也是以凡事知之多真處之多得其當其昏懦不以子
民爲心者置不論若稍留心民事上焉雖剛明過人者未
易及也何也遠近之勢異而位有高卑而小民畏愛因之
有得盡其情不得盡其情之異也卑職每見事出本縣可
疑者上司未必及駁事在決然反不見允者有之各縣官
會談亦每每有動有掣肘之嘆事之好否不得自由乃知
昔人責成縣令獄貴初辭之說良有以也伏望每事責成
縣官如縣官不才則以法黜之若東聽西聞徒長刁風虧

治體不可也卑職縣官也言若有爲而言然道理事體恰是如此非有爲也

一卑職申請以機兵剩銀補段察院經過興國縣里甲之用蓋因縣例貧里長於柱下富者僉爲柱頭百凡用度憑柱頭而柱下止是如數出銀柱頭之數益未可盡信也但此事柱頭原無取銀之念縣中止是欲補庫便了事招用本院鍾河讐告庫子非柱頭取銀而告也以機兵剩銀補里甲無故之費似爲兩便若必如招追給柱頭稍有用度柱下告柱頭妄開虛數互相爭擾無止日也伏乞裁奪

興國縣八議

一屯田永樂二年撥軍下屯大造屯田黃冊軍民各有定分誠足兵足食良法也自是而後軍無耕作之勞倍收籽粒之利事猶可言宏治末年因清查事例各軍生奸指鄰近民田報作已力開墾遂增餘田名曰查得屯田原一千分每分三十畝今餘田數約六千餘畝當正田三分之一查得隅都虛糧一千八百石以田多人少自國初至今無一畝一坵開墾民坐都坐里有虛糧屯軍原不住屯佃戶何利何取工食獨爲開墾致有餘田若是且軍田間雜民山中四旁非盡山地何自開墾大率軍之餘田民之虛糧也册籍已成徵收日久小民賠糧無能辯訴猶曰往事可

諉也。目今軍人生奸，沿襲得慣。凡屯田有水衝沙漲水涸，拋荒往往指鄰近田爲己田，原有之數一佃其田，百端生害。無事則籽粒坐收萬一，花費拖負，運兌損數。軍糧重事，料上司必爲追理，又捏訟佃戶拖欠已糧一年不完佃戶，拖害一年是屯田之爲害於民。自有屯至今無止日也。竊以爲請前日之餘田補民田之虛賠，此其善之善者。次之革去軍人名目，止存佃田之人輸納籽粒，或并於縣官或上之衛所隨宜行之。小民無軍人之擾，而屯糧無虧欠之累，一舉無不利焉。第不知於事勢何如也。

一地利。昔人謂江右有可耕之民而無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蓋爲荆湖惜其地，爲江右惜其民。欲一調停行之也。興國縣山地全無耕墾，姑置弗計。其間地可田而未墾，及先年爲田，近日荒廢，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尙可，萬人歲入所資七八萬人，綽綽餘裕也。訪之南贛二府，大槩類興國。而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盡之。使農貿易不能盡之，使商比比遊食他省。是一省之民也。此有餘地，彼有餘民。日親覩身親歷，聽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卽今吉撫昌廣數府之民，雖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者十之一，遊食他省者十之九。蓋遠去則聲不相聞，追關勢不相及。一佃南贛之田，南贛人多。

強之人南贛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減一身而三處之役加焉民之所以樂於舍近不憚就遠有由然矣今日若主張有人凡願籍南贛者與之除豁原籍而又與之批照以固其心給之無主山地荒田使不盡佃僕於富戶民爭趨之矣民爭趨之則來者附籍不歸未來者仰慕不數年間南贛無餘地村居聯絡可以挾制諸巢之寇吉安等府無餘民衣食不窘可無爲逃流爲盜賊之憂一舉而全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撫綏一盛舉也

一隘所奉文查議各地方隘官應否禁革與國縣先年止設隘長總小甲無隘官千百長不能詰奸緝盜專一嚇騙高民巡檢官每年下鄉巡查又往往需索過墜常例雖卑職自到任以來痛加禁革然而深山窮谷假稱盤許借口騙人其弊其害尙未知其無之否也且隘所又多設之無用之地既非大村可守其村又非高峻阨塞可據其險料是先年里老人等慮有鄉兵之擾奸計以客戶充隘長總小甲等役故亦卽比客戶隨田耕作星散寥寥數人爲居之地爲之也此等客戶居稅戶之莊所資稅戶之牛穀大槩無妻子無家當一有警聞孑子一身挈而去耳有萬分之害無一分之利盡舉革之無不可者但隘長總小甲鄉兵之名也因有此名遂有此害禦寇詰奸鄉兵之實也今

日不能愛禮與存羊他日必不能因名以責實查得寇自
零都來者牛梳小護二嶺勢得百二近嶺無人居當愈近
二二餘里內居民充鄉兵警報趨守其餘皆無險峻間有
險峻而旁多岐路守此出彼守之無益再查得寇自寧都
來者入興國十餘里村名營前約有四百餘家又一路入
興國二十餘里村名山寮總有千家除近縣十里原不附
隘所人村不計餘若方山與白石利藍田東里多村惠化
東中下都溫陂村藍田西下都長逕口村長信里胡家劉
家相近二村惲院燕山相近二村六處多者有三四百家
少亦近二百家二百家可起兵二百餘人通前一二嶺共十

一光年十八隘附近此十隘者遷之餘入隘除革卽險爲

隘則有居高臨下之勢卽村爲隘人人各顧身家可無逃
避退縮之憂若夫民心不樂爲兵則在縣官加之意鼓舞
之而已盤詰騙財過堡常例則在縣官加之意禁革之而
已鼓舞之嚴禁之而又非大警報巡檢不許巡堡非大警
報隘所不許盤詰無故不得查點鄉兵無故不得召喚隘
長方無事設此名而若無則地方無擾及有事因此名而
責實則地方有賴若謂盡可除革因墮廢食無其名孰任
其事守望相助之俗終無可成之日矣且無鄉兵必資緩
急不得力之客兵客兵擄掠之害視賊有甚焉卑職未敢

以爲然也

一均賦役古先聖人九兩定民業九職厚民生而其取諸民也又定爲九賦之法蓋別內外遠近多寡輕重使各相均稱也查得本縣官民糧一萬三千二百石有奇自嘉靖三十九年歲派徵銀八千九百六十九兩四十年糧九千九百零二兩是則較先年加銀九百三十三兩嘉靖九年布政司頒額刻石民糧每石折銀五錢八分四十年每石徵銀七錢八分五釐是則較先年加銀二錢五釐近年後銀雖減去瑞金湖波巡檢司弓兵四十名雲都胖襖銀七十一兩然又代編雲都弓箭條銀六十八兩開毛銀二兩二錢舉人水手銀四兩六錢黃蠟銀五兩一錢府柴薪增六名府皂隸增二名又增府馬兵銀四十兩倉斗級一名銀十八兩水西驛鋪陳一名原六兩今十八兩廩給庫子原六名每名二十兩今增共八名每名四十兩先驛館夫五名每名三兩今每名十五兩遞運所防夫五名先每名三兩今增十二兩又新增鋪陳庫子銀十八兩小溪驛夫二十名九半十五名橫浦四十四名南埜二名水西十二名遞運所九十八名攸鎮十一名今名數如故銀數以增卑職自到任至今小民每告稱賦役日增民多逃竄卒職查與國戶口則名雖五十七里實則不及一半嘉靖

三十年以前猶四十四里今止存三十四里卑職自到任
後極力招徠今亦止得四十里其間有有里長而全無甲
首者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戶戶止存一二人者以故去
縣二十里外行二三十里寥寥星居不及十餘家問其人
又多壯無妻老無子今日之成丁他日之絕戶也人丁凋
落村里荒涼嶺內縣分似此絕少夫民庶無減於先年而
糧役增焉猶不可也乃今民數減前秋糧徭役則增倍於
昔以糧計一畝田輸七八畝糧有之以丁計一丁供三四
丁之差有之滿望造冊年除豁縣中又以失額不理所請
其偏有輕重猶甚索之何民不窮而盜盜而逃也竊謂若
予立心體天下之物舉凡天下之人皆不當分彼此況在
一省一府情尤關切者乎今後當糧役之先伏望批行司
府查議清查各縣丁糧虛實人戶富貧將各縣實徵丁糧
并原賦役委官磨算要見某縣止當儘某縣差糧當取某
縣津貼若干又某縣止當津貼某縣若干上下四旁均齊
方正而天下之情無不平矣

一紅站馬船江西均徭平賦盡以一條鞭法行之銀止總
數後無指名以此小民得止輸正數較之他省有一倍再
倍三倍十餘倍輸當者相遠便民良法也獨紅站馬船又
編正戶正名募人自徵取夫募人爲利而來積年趨利人

也少有可投之隙必生倍取之奸先年往往以過往繁夥
府道院取用借口倍取小民不識官府前後事用百端苦
之今任之募人前任之募人也查得吉安南昌等府此役
亦用一條鞭法南贛獨不然必曰路衝軍門住劄多兵事
也南昌亦有軍門巡按三司住劄在焉用度料不減於南
贛南昌正數可足南贛正數萬無不足之事也在南昌足
在南贛不足是則上之人不能加意裁節而已上之人加
意裁節萬一事出不可已勢在不可裁可增加役銀不可
編設正戶蓋增銀小民輸官有定額標之正戶募人得以
商墜而垂延焉任意貪取爲害深也馬船因有正戶正銀
外有官吏常例兵部差人諸費今紅船馬船編矣正戶有
名矣止徵銀官給禁募人私自徵取量加南京路費僉人
齎解是亦一條鞭法也一條鞭則便民編正戶勢必爲害
似當速改

一招撫逃民居官幸值全美縣分安之不使逃流不幸適
當疲困去者招之使來將去者撫之使得安集縣官第一
事也卽興國一縣論逃絕戶極多問其故則虛糧不能賠
重役不能供也而其去無還心則拖欠之糧數未除重役
之差銀尙在追徵如故數年併之還之尤不可也是以招
徠爲難次則富豪之債軸老帖存焉又其次則先年詞訟

或被人誣扯或自己細小錯悞案牘存焉分數多少不同
 要皆小民致逃故也卑職到任而來查得五十七里半里
 并不可為里甚多間行鄉落人煙寥寂村里蕭條耳聞目
 驚為心惻久矣查追原業本縣可得行之債軸磨害本縣
 得與訟之其不得自行者糧役之拖欠及詞訟之未完也
 夫虛糧拖負或非上司得專若夫未完徭銀無人可取無
 次丁可賠其中經收人告是豫代原有指賠秤頭今日不
 可准理先年案牘府為多守巡道次之其壯者逃老者死
 存被告無原告存原被告無干證完之不能存之徒開東胥
 騙局瑞嘗謂假稱逃絕與除豁則滋刁猾之效尤果逃絕
 不與除豁則又不能開招徠之新路當細為酌實速為蠲
 除蠲除酌實本縣得請事非本縣得專也又今奉文量田
 約在五月內可完事荒田無人承丈者頗多竊意無業復
 業之人可即此給之三年後實有收成依例報稅收成稀
 少則聽之亦復逃流撫窮困急務也

一哨官查得先年原無哨官有之始自嘉靖三十三年冬
 季三十六年夏季停止四十六年冬季復取如故奉文皆
 云僉取家道殷實有武藝之人一人之身二端不可兼得
 各縣止是以殷實之家奉行耳每一僉點泣告攀扯累日
 月不能定若置之充軍徒罪然問之則曰一季不止七八

十兩費用富者變產破家問所費則曰處處常例也本縣到任以來減去不止一半矣而未嘗無也夫機兵百名原有百長三四十名原有總甲每一隊原有隊長至團營又有把總諸員統之何事哨官膏梁子弟無武藝堪倡導一季而更與機兵心非親愛非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於操戰無分毫之益各機兵酒食之需各統兵諸員拜見之禮各衙門人役常例之需開一騙局不小也似當裁革

一革冗員有是事然後有是官設焉先年增設夫豈無謂也哉然前後之時事不同則前後之官員亦當酌處興國縣先雖五十七里近則戶籍空懸民多逃億半里一二分

里分爲多先年設清軍縣丞一員管糧主簿一員又捕盜主簿一員典史一員無所事四十二年巡按陳某考察日卑職曾以捕盜事歸典史裁革主簿申詳今未示下查得四十一年刑科侯給事奏請裁革四十二年禮科鄧給事奏裁革欸開一切人浮事者可兼可併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檢者皆可裁革查得興國無甚清軍事務主簿一人清軍管糧兼之事未繁瑣又儒學生員止七十餘人教諭一員訓導一員似亦冗矣其一員當裁革自嶺吉二府論東界寧都東南界雩都西南界贛縣西北泰和西萬安北廬陵東北永豐興國恰居其中萬一諸巢寇發

戰而冠冕棄虛無而俎豆峩然士大夫之習矣先生位久
年高馳書臺省云歷官兩考慙無明達之勤食祿千鐘徒
抱素餐之恥遂卸事歸盡以所積俸餘做范文公義田遺
矩置嘉禾千把以惠宗族角巾鹿裘逍遙遊宴以終天年
夫以先生教化之美翼世秉文其適嗣卿遂由國子生出
判滌州調綏寧令政績偉然若楊霖邛鳳來相繼登於科
目而疊疊以制上春官立功名者無慮數十皆先生源流
所自出也先生之功固大矣前令載其名於志而尊崇祀
昭德顯功殊未之迨乃今縣正吳侯搜訪舊聞博采輿論
飭祠於儒學戟門之右以奉先生神位而祀以少牢邊豆
楮遂屬余文以紀厥績而樹於先生祠堂之左庶文子文
孫見仕若平陽令雍未仕卒業太學若皋若濟博若濟美
而庠之子弟員卓有時望若濟霖若濟會若濟羣若濟貞
若濟都若濟善若可久若可大若聘輩嘗顧誕而無忘焉
其功業文章必將益肆以奮而宏先生培養之源流於百
八十餘年之後固駸駸乎其未艾也學之多士閭之秀
民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云先生唐姓諱均弼字明輔號
竹所常著有竹所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惜厄於兵火而今
無傳焉吳侯諱卜相字夢吉號江臺浙之孝豐人受業陽

明先生得其傳莅任甫朞興利除弊政乃一新而光揚先
哲以啟迪後學而振奕代文明之運於無疆者尤其所稱
首也歟

汪道昆

南贛督府奏議序

公卿大夫以奏議名當世者宜莫如陽明先生先生具文
武才其勲業由南贛起今所稱載則在南贛居多余嘗侍
堯山吳公論作者之軌公則以人臣敷奏務深切著明陽
明先生是已時公爲御史數以言事當上心其後三年開
府南贛公所經畧修新建之成法而損益之當是時閩廣

亦昔多事內苦山寇外苦島夷開府部署其間四顧不給

且兵食少人人以爲難公言新建當教皇帝時猶能宣布
朝廷威德乃今聖明在上千載一時其何敢廢疆事於是
鞭策將吏無論外內姦宄一切芟夷之先後以捷聞凡數
十牘其諸陳便宜課殿最若越人視疾察見腑藏而投禁
方若庖丁奏刀肯綮立解若宏羊握算不爽秋毫所謂深
切著明於是乎該矣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有味乎楊
子之言故置杯勺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湖則日于里彼
稱兵如薙草不旋踵而萌焉先是有司務相蒙往往藉納
降以追簿責當事者唯唯庶幾乎無及於其身一何餒也

自公入部中有以求撫來告者公宣言天子神武不怒而天下舉安卽一夫陸梁柰何貸天子法或謂新建舉無遺策卒未奏全功乃公務囊舉之賢於新建遠甚公亟謂否好從事者毋失時新建未嘗具節制之師徒以賊攻賊互出奇耳藉令持久其技將窮所謂以奇爲止者也固一時也乃今師武臣力稟廟算而左右之卽舉其全宜無不濟又一時也此其慷慨感憤之氣本之乎精白一心壯矣壯矣猶之操觚煌而泛雲夢惡往不可哉嗟乎新建以彼其材日在疆場其所建自徒以用武終焉卽使揖讓聖主之前贊宗廟社稷之畫策蓋猶有足多者乃公李公大業公

議余將以三隅觀也李大夫聞此則亦以余爲知言

張 紳 字子儀 柳州人 兵部尚書諡忠簡

建定南縣疏

奏爲懇乞聖明俯賜建縣以圖永安事竊以江西龍南高砂下歷三堡界連廣東和平岑岡離縣遙遠政教鮮及以致人民頑梗有年近該前提督都御史吳百朋撫勦之後題奉欽依於下歷築城建館移置捕盜通判主簿統兵五百名專一駐劄防守其下歷巡司移於高砂蓮塘亦築土垣一座添兵協守以遏岑岡來路又於二處各建社學一

所選擇生儒訓其子弟已經通行欽遵查照外續據龍南高砂下厯等堡新民鍾仕任等連名具狀告稱祖父良善禍因兩省交界僻居山谷每由小忿逞凶報復倚山傍險遂成巢穴去年大兵勦滅渠魁隨蒙設官鎮守餘孽畏威懷德近蒙復議蓮塘修築土垣移建巡司兩城並鎮萬無反側但廣東上下陵等處俱係發賊之源本府信豐之南坊上里員魚逕腦安遠之大石小石伯洪亦是多賊之區懇乞比照南安府桶岡峒改建崇義縣至今太平乞除鎮守巡司等官弔割各方丁糧共建縣治地方有賴又據和

平縣新民江月照等具狀令江完胞告民等幸蒙起活矢

心向化乞將上下陵烏虎鎮鏡鼓寨等處與高砂新民總爲一縣等情該前院案行分守嶺北道廣東伸威兵備各道會議委官查勘應割各處丁糧若干其設裁減縣分就於龍南縣地名蓮塘建築城垣公署就屬之贛州府事勢是否便益人情是否樂從合用工料若干前設公館應否仍令巡檢帶領弓兵在彼駐劄或革去巡司官吏議撥何項官軍防守從長會議具由通詳以憑題請去後隨據廣東伸威道副使張子宏回稱烏虎鎮爲和平縣藩屏若概割之則不成邑又經牌行嶺北道先將蓮城築完其設縣事宜候至日另奪等因在卷臣於隆慶二年六月莅任催

據守巡嶺北道右參政殷從儉副使董時彥會呈奉臣案
驗前事又奉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劉光濟批
據贛州府申詳立縣緣由批分守道會同分巡道關會彼
中該道參酌停當通詳題請施行事在可行毋失機會報
繳并准本司咨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顧廷對批布政司
會同分巡該道覆議詳奪以憑會題施行繳依蒙轉委贛
州府知府黃辰親詣龍南下厯等處將各應割地方逐一
踏勘隨據本官不避勞苦親入各巢備將民情土俗一一
詢訪勘得龍南縣應割下厯高砂橫江三堡人丁四百五
十九丁田塘地糧五百六十五石九斗九升四合七勺安
遠縣應割大小石伯洪三堡人丁一百二十一丁田塘地
糧五十六石八升四合三勺九抄信豐縣應割南坊上里
員魚逕腦及潭慶上堡龍頭嶺內坑居民郭信陽等告願
割人丁四十四丁田塘地糧五十六石二斗三升六合六
勺八抄六撮三縣通計人丁六百二十四丁秋糧六百六
十七石七斗一升五合七勺七抄六撮人丁每四丁折糧
一石共折一百五十六石丁糧二項通共八百三十三石
九斗一升五合七勺七抄六撮編派里長四十名每名糧
二十石八斗每年輪當現年四名就於蓮塘建立裁減縣
分知縣典史教諭各設一員官吏俸薪馬丁門阜工食每

年其該銀二百七十九兩二錢零六釐查於顛興等縣裁減冗員之數以充之生儒廩糧齋膳并祭祀鄉飲答應使客等項公費每年共該銀五百二十六兩二錢二分六釐將沒官田租稅以供之斗級禁子舖司弓兵等役工食每年共該銀二百零七兩六錢以分割丁糧人戶編銀募充民壯一百五十名就於龍南信豐二縣裁革機兵名數內協濟龍南縣一百名信豐縣五十名每名該工食銀五兩二錢共銀七百八十兩行令二縣遞年照數解發新縣轉給分割丁糧只照在冊輸納秋夏二稅凡一應加派姑不責備如此則新民賦役頗輕從善亦易原額巡司官兵仍

於下厯駐劄防守鎮守通判仍舊管理巡捕又查得蓮塘原議築土垣城樓窩舖等項工料銀二千兩先解發一千兩除已支用過外尙存銀一百三十一兩七錢有零及下厯新城公館原議工料支到銀一千一百六十一兩七錢有零二處共存銀一千二百九十三兩四錢五分九釐二毫見貯縣庫其蓮塘新役先該同知李多祚查估建築城垣啟造縣堂儒學分司官吏衙宇各處合用杉木二萬二千一百五十根及查分割界內杉木甚不足用未免取之不割之地價直難以估數其餘包砌城樓窩舖并築土垣應暨公廨合用輒瓦石灰鐵釘水泥土工油漆等項共工

料銀六千五百一十三兩七錢九分九釐除已築城心土
垣并先燒成甌瓦等項共支銀八百六十八兩二錢六分
一釐四毫應該准作前估銀六千五百餘兩之數今將龍
南庫貯下應蓮塘二處支存銀一千二百九十三兩四錢
五分九釐二毫外尙少銀四千二百五十一兩四錢八分
七釐四毫合於原議未解抵贖銀一千兩并本府原額抽
船穀稅銀內湊給應用各該公廨杉木未解價直候興工
之日另行申請等因到道爲照設官鎮守雖可彈壓於一
時而統轄無歸必難維持於永久所據設立縣治以馭新
民誠爲久安長治之計策但查烏虎鎮等地既難分割岑
岡上下陵先蒙廣東巡按衙門題准編立保甲定委通判
鎮守悉屬該省節制見在和平縣辦納差役與岑岡丁糧
似難分割仍歸廣東只以龍南安遠信豐三縣丁糧編派
里長輪流應役就於蓮塘立縣屬贛州府管轄各縣官吏
俸薪馬丁門阜工食生儒廩糧齋膳鄉飲祭祀公費斗庫
舖司弓兵民壯各項俱如本官所議縣治雖小而各項公
供自有常賦實足以垂永久又包砌城垣建造縣署公廨
儒學廟宇除木價委官採買另議外合用一應工料有支
存解發軍餉銀并未解抵贖及船稅可以取給并已處置
停當合候通詳九日次第興工其收支銀兩物料合與龍

南縣主簿陳宗皋管理採買木植監督新作工程亦委本
官公同原任巡檢王承恩協理候工完備造總散數冊繳
報及照鄧州府所屬地方遼廣事務頗繁原調鎮守下歷
通判仍回該府巡捕蓮塘巡司仍駐下歷防守原發機兵
士兵盡行裁革新縣民壯一百五十名仍於三堡士兵選
充再照新縣草創之初隨宜經費貴於有法而分理政教
尤在得人蓮塘僻界山谷民素頑悍必得賢令以治之明
師以誨之庶事務日就集理而頑俗得以變化若待銓除
新官不知民情土俗有難責成行據該府查得信豐縣知
縣陳闢政治清明操守貞潔百姓戴之如召社三堡仰之
若父母風土人情熟諳堪以調理但思任已經三年相應
擬陞俸級令其久任成功破格超擢又查得寧都訓導張
大猷青年篤學崇理安貧儀範足以化俗訓迪堪以啟蒙
循歷任已逾三年相應擬陞教諭俾之久任潛潤頑梗待
其教成另議陞擢及今爲地方之計有不容已者合無候
題請將知縣陳闢加陞俸級調管新縣事訓導張大猷陞
授鄧縣教諭如此則經制有法旣足垂久遠之規政教得
人自可遵治安之效新民永服而地方攸賴矣等因到臣
該臣看得三巢地方勤之於先旣足以畏其邪心撫之於
後又足以興其善念且又見今兵政大振郡牧推誠則畏

者益畏興者益興向化之心可保不變則二道所議立縣事宜似可舉行矣但議內尙欠銀四千餘兩除原議未解抵贖銀一千兩尙欠三千餘兩又各項木價未估若皆仰給船稅誠不足用再照委官陳宗臬王承恩足可分理而總理之責宜屬之知縣陳瀾隨又行贛州府知府黃辰轉委信豐縣知縣陳瀾前去蓮塘會同鎮守下憲通判蔡中孚主簿陳宗臬巡檢王承恩等喚集各堡新民頭目謝允樟徐仁標鍾仕任等到官再三詢訪隨據會集眾新民咸稱樂業情願建縣大小懽呼趨事樂從等情卽取具謝允樟等連名結狀并踏過蓮塘周圍山川形勢畫圖呈報到府具申到臣及據知縣陳瀾等帶領黨正俞宏都等赴

面審相同據此該臣會同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劉光濟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顧廷對勘得龍南縣蓮塘地方實爲適中之區是以前提督都御史吳百朋題准議築土垣移置巡司官兵協守以弭盜賊誠爲有見今據高砂堡新民懇求復欲建縣意在真心向化臣等委官重覆查勘參之輿論酌以時宜詢諸黨正父老俱各懽呼似應俯從但新縣開建之初必須就近擇其賢令乃能幹濟若仍別選非惟赴任愆期且不諳土俗查得信豐縣知縣陳瀾志甘清苦才優幹濟歷任年久熟知民情使牧新縣之民必有和

輯之效寧都縣儒學訓導張大猷年青質美才學優長敦崇禮教之規足稱風化之表伏望皇仁軫念羣生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與臣等所言不謬將蓮塘建立裁減小縣銓選知縣典史各一員知縣就將陳欄加陞五品俸級仍管新縣事務訓導張大猷陞授教諭典史另銓庶使熟路輕車便於任事其信豐縣知縣寧都訓導各員缺另行選補蓮塘巡司照舊住守下歷督捕通判捕盜主簿俱屬原任管事再照分割丁糧除廣東不議外止割龍南安遠信豐三縣通共八百三十一石九斗一升五合七勺七抄六撮編派四十逐年里長輸流充當共建一縣隸贛州府管轄縣名恭候欽定合用本縣印信儒學印記仍候部議編降發其前項官吏俸糧柴薪馬丁及因阜庫禁斗子齋膳夫機兵等役工食悉如該道所議其城垣修築并學校及各衙門公廨一切應用錢糧取之船稅誠不足用合無嚴示沒官租稅銀兩酌量動支俱候命下之日行臣等督發該道就委知縣陳欄等總理工程次第興工舉行其各縣應割丁糧照數推出歸併新縣當差尚有未盡事宜因時斟酌務得一完備庶幾縣立而民賴以安政行而俗因以化自茲以後可永保無患矣緣係懇乞聖明俯賜建縣以圖永安事理謹具奏聞

殷從儉

字汝中號克齋桂林衛人戶部尚書

新建定南縣記

贛治以南信豐安遠龍南三邑之間高砂下厯二堡與嶺東岑岡接壤皆重巒複嶺盤谷遶峒頑犷之徒多負險裂據自相犄角爲三巢宏治以來累勦累叛反側不定者非其地去諸邑遙遠政教有不能及歟嘉靖末年督撫吳堯出公深爲此慮一日集議勘定諸峒之策將官曰勦有司曰撫乃竝用其謀檄參將蔡汝蘭勦滅下厯知府黃琨撫定高砂岑岡三巢以靖隨議建縣爲善後圖而垂永壹茲時以遷去未遑也隆慶改元之明年張鶴樓公繼總鎮守以此事謀之監司余與董君右坡牒下有司議有司遍召諸父老詢之僉曰三巢向舉下厈橫水爲聲倚下厈橫水之士非建崇義和平二縣民可得至今安乎若循二縣又何足虞焉有司采所言以陳張公甚是之移會撫臺應劄劉公巡臺直齋顧公疏其事以請制曰可賜縣名定南縣卽龍南高砂下厈橫江三堡安遠割大小石伯洪三堡信豐割南方上里圓魚選腦及潭慶上壘龍頭嶺內坑諸鄉共分爲里凡四丁凡六百二十有奇糧凡六百七十石有零適地里之中蓮塘之區創立縣治繕修城垣凡四百三十餘丈公廨學宮鋪舍以次舉建約費工料七千八百餘

銀設知縣典史教諭各一員凡官吏俸薪馬丁門皂取諸
額興等邑之裁減冗員生儒廩糧齋膳及祭祀鄉飲之費
取諸沒官田稅一切徭役取諸龍南信豐二縣之裁革機
兵其殘民散之四方者招復其故土餘孽仍舊窟者則休
息之不盡其力首率其徒聽撫者悉令徙居於郭內凡子
弟之俊秀者掄而羣之於學又疏濬溪河以通惠潮之商
賈往來越三年春夏諸務底緒新民稍輯而余亦以轉秩
行迄今僅歲餘余復承簡命叨總此鎮新民父老率諸子
弟稽首轅門具結邑里無復有雞犬盜其俊秀羣之學者
恂恂然若素習經業之儒生余訝而嘆曰朝廷政教能化
導人之速有若是哉監司大參施君率有司請爲之記余
思建縣設官得非爲弭盜安民乎然漢時渤海下里之盜
一刺史治之盜息且化率爲善鄉何俟分邑分民而專轄
之以一令耶况近日郡縣往往盜發城市又可委之政教
之所不能及耶然則民之理亂亦視有司何如人耳使有
司非其人縣固徒設也此鎮舊多盜窟自陽明公議建崇
義和平鶴樓公議建定南則盜窟盡民廛矣余今日與監
司守令豈復有他議哉惟原二公所以建縣之意撫新民
而生養之使自厭爲渤海之民可也不爾建縣之議將爲
民厲者也余故記之與司民牧者共勗焉

廖憲

字盤峯大田人贛州府判

警俗論

余嘗篆信豐覽觀風俗考求利弊最病者田歸異郡役累土著其爲鄉人所有者殆四分之一耳於稽其故咸以異郡蠶食吾民其植根也深而流蔓也遠殆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吁嗟其不然哉吾聞之孟子曰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先儒以秦非能滅六國六國自滅也漢非能滅秦亦秦自滅也至於有邑亦何獨不然彼異郡豈能削信豐亦信豐自削耳今夫奕者之始奕也相半也侵而或侵焉又侵而或併焉何其終之相去若是耶由布置勝也吾嘗深思其故而知信人之不異郡

若者五焉彼異郡人之蔓衍于吾邑也朝夕課利至老死不怠其家居也蓋百無一二焉而吾民殊怠惰牽家累此勤不若也異郡人蔬飯惡衣弗以爲耻蓋時而粥食而吾民自奉殊豐靡或以小南京目之此儉不若也異郡人經營刀錐算無遺策而吾民慙直無他腸此算計不若也異郡人自爲童稚時則已習律尺弄刀筆而吾民安田野惰前經或不識官府此智識不若也異郡人涉江湖踰嶺表弗以爲勞而吾民顧脆弱溺宴安此筋力不若也由是五者之不彼若也故財不得不匱財匱故不得不仰面於人

而彼時出其所有餌吾民從而愚弄之又從而劫制之譬猶魚之困於釣獸之陷於穽雖欲不爲其所噬不可得矣夫木腐而蟲生器虛而水入亦其勢然也曷不反其本乎是故士勤於學則功業建農勤於耕則倉廩實其生裕矣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其財節矣毋利其財帛毋受其籠絡籌畫定矣談詩書習法律識見明矣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精力克矣辟猶元氣壯則寒邪自不能侵根本深則風雨自不能搖雖有奸豪敢睥睨其傍哉嗚呼自見者明不必與之角智也自勝者強不必與之角力也人皆歸咎於異郡余獨歸咎於吾民誠由吾言十年之後而民生不富本業不復者未之有也

呂若愚

字可明新昌人兵部郎中

忠烈祠碑記

隆慶己巳春一月若愚領檄待罪瑞金乃披圖籍考其沿革風俗與夫仕處之賢以時斟酌而師法焉有劉公鵬者登宋元豐二年進士知華亭擢御史朝廷欲相蔡京連章諍之不報京既相首議復王氏學籍元祐黨人鵬諍益力遂出知廣德秩滿召拜諫議大夫鵬以言不行固辭不就出知壽春其子名舉夔以恩補北靖州靖康中金人陷州舉夔不屈被執後以蠟書歸洩敵情會秦檜主和議反以

其書遺敵遂遇害爲之掩卷嘆曰大賢哉有一人焉邑斯重矣矧又父子耶以是往來於心思得拜其祠墓禮其子姓以爲邑重詢之半載無聞乃僦得所居之里於北門外舊井存焉旣而晉學宮弟子及公弟劉鵬之子孫始得二公之畧如所傳不謬噫以公之父子人品卽傳之天下可也乃桑梓之邦亦幾於泯滅無傳今佛老之廬一邑且數十而一廬不下千金顧二公不得享一茅之藉皋陶殄而若敖餒人心將謂之何余以爲風教所係乃表其故里建坊扁於通衢列其事跡請諸當道創祠於醫學之前別置田十工以爲祭祀葺理之需命其族孫一人世守之乃

石爲麗牲之碑而系之曰忠義之在人心也其天地之幹也哉非是人皆狗彘其行輕於負國天綱地紀將焉賴之而人固罕有全此忠義者大都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顧慮觀望之念重而貞固迫切之誠微於是義所當言職所當死首鼠喙息自爲得計又或言方上而懼誅諫未再而就列假古人不合則止之說以掩已苟且之私其初也奮激於時勢之臨其旣也消輒於回翔之頃引范蠡曹沫爲況以自脫不知人臣之分共而不二其言也以盡心也非計以沽名其死也以致心也非敢必以爲烈是故言而行也則身與俱榮言而違也則至再至三而竟違

而後去不忍以其身與奸邪共處非其義不敢輕其生得其所亦不敢愛其死若劉公父子清風勁節其致其畢分而全天地之幹者乎是固萬古風教之所攸賴者乎若人者蹤跡所至皆當特祀而況其鄉里宅墓之所在乎此祠之所以由成也工始於隆慶庚午十一月立碑之日則辛未二月望也

藝文志

文

明

郭子章

字相奎泰和人兵部尙書青螺集

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人庚子徵至金陵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三年爲國子司業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世之

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兩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北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葢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莞席尚埽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士肖像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燭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蕪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其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又古之道有德者使殺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民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言性惡楊雄事王莽王弼宗莊老賈逵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口馬融黨附勢家亦廟

宗莊老賈逵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口馬融黨附勢家亦廟

其中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
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級坐饗堂上而其父列於
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
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
釋奠今專用新制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
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
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不可考
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二獻獻後各飲
福卽口醉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得之
可乎哉他如廟制非宜冕服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時
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數若乃建安熊氏欲以
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之皋陶稷
契夷益伊尹傳說箕子太公周公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
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
自天子下達庶人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泯於醫
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
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
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固天子立學之
也上也不喜四年七月謫安遠知縣五年春二月召還爲

禮部主事國初安邑風俗太樸祭無常品公以海內名儒
遷謫安邑至即議造籩豆器數有常敷宣文教士習維新
風俗爲之少變惜任未及朞而召還矣

興國縣四賢傳序

宇宙山川之氣亡處亡之猶水在地中掘地皆泉即水之
或盈或竭莫能必也曲阜誕孔嶧陽誕孟今求之曲阜之
域按孔與孟必不可蹤然又惡知百世後之孔孟不誕曲
嶧也氣之盛衰循環類皆如是吾秦和與興國錯壤不下
二百里興在唐宋人文濟濟入明以來科第稍詘語人物
於章貢者始不及興即與士人語唐宋人文猶杞與宋無
足爲徵而虔志興志亦堇堇畧不及詳予求之唐得鍾氏
紹京以平韋功封越國公子嘉諤封山陰縣公鍾氏書法
繼繇埒王獨名於唐求之宋得李王二氏李蘄州潛以忠
孝著子弟成進士者五能世其家王編修質侃侃言金人
事於孝光二朝奏疏通達似賈長沙陸敬輿唐荆川太史
石編收之甚富求之明得呂太常復詩歌上侶宋劉下友
吾邑劉子高蕭正固亦稱名家予採而集之名曰興國四
賢傳會予門人瀘州閔孝哉來攝興篆越公後裔自成來
請業三顧又言予同年謝方伯公鳳渚源出興國予乃以
傳昇之鍾托校於方伯托梓於孝哉而爲之申言曰予既

之君子之德風聞夷惠之風百世可師故令宰百里興起
人文當有所以風之子賤宰單父取魯君子子游宰武城
得澹臺生同時同聲師事友事幸甚不幸國無君子未得
澹臺當尙論其邑之古人以爲後進楷式信陵之墳守衛
無曠展季之壟樵蘇有刑任延都尉會稽先祠孝子孫綽
出宰南昌著頌徐君况興國諸賢無媿往哲而令斯邑者
不爲之表章可乎故曰諷謠生於情托雅頌興乎所欽此
亦良有司之責也閔生乃與其餘何生其良校而付之削
氏亦冀興邑當有聞風而起者

工一麟 字仲文婺源人總督漕運都御史

平黃鄉疏

竊照南贛山谷險阻往多賊窟節該先任撫臣前後經畧
漸盡勦除遺有黃鄉溪尾稔賊葉楷盤踞地方延袤三百
餘里田地盡其占據黨與二二三萬人四季輪班四出劫掠
流毒閩廣江西地方難以盡數正德嘉靖年間先臣王守
仁殷從儉等用意羈縻將聽其輸心向化豈意其負固怙
終驕恣益熾方今聖明之世惡乎可容臣受事以來每集
道府等官密相籌議隨據守巡嶺北道參政張士佩副使
朱茹贛州知府葉夢熊陸續開陳逆賊巢穴深固黨與衆
多必須用謀行間先收其黨羽之心而後乘機觀變因令

頓州知府葉夢熊票行安遠縣知縣陳行可多方招致萬
歷三年四月有石溪雙橋等堡子弟賴承揚等十一名本
月又有勞田等堡子弟賴君貴等二十八名前後資遣父
兄送至鎮城聯之以塾師居之以學舍養之以衣食推誠
訓育加賞銀牌紙筆以示鼓舞賊楷聞之亦遣其子盛發
盛森盛大名雖來學實懷覘探之奸臣一面一例推誠優
以德意一面密訪諭令守巡二道府縣正佐各官多方開
諭順逆利害積之數月保民劉載永嚴順民尹明遂溫時
選等各曉然知官法可恃以生全遂萌思脫逆睹之意呈
率數十百人羣赴院道請添縣治楷男盛和盛發等亦書
楷名呈同前請俱經批行議勘隨該道府議稱嚴順民等
衆心歸正乘時可圖安此一方臣假以把總名色兼給銀
牌花紅示獎嚮順用以固結人心一面辦花紅銀牌差額
縣典史汪鳳山獎勞楷家旬日後典史回頓楷忿載永等
背已向官輒豎旗勒兵聲要夷滅各家從此七家構怨自
相瓦解臣又差哨總劉順昌等齎牌諭楷當審時向治毋
仍抗違國法楷猶怙惡反畱順昌日遣賊徒劫掠居民臣
隨諭知府葉夢熊密招楷在鎮操練奇兵梁正環陳俊賴
琪駱賓等從守計散楷兵若散一人者與斬獲一人同功
又票約生擒葉楷者賞銀一千兩生擒楷弟男一人者賞

銀一百兩餘黨不助惡格敵者悉給免死票三千張降旗
數十使伺楷變行事又諭守巡道督雙橋上黃鄉等九堡
保長副及劉載永嚴順民等各令整礪兵械隄備調用又
牌行伸威湖東西等道各備兵伏守要害防賊奔逸本年
九月十四日據安遠縣揭報初五日黃鄉賊曾五滿等打
劫石井張國王家財物被雙橋保長巫順等相截殺九人
二十一日又據安遠報賊葉楷統兵千餘圍匝雙橋堡捉
殺石溪良民駱萬財駱萬輝各家二十餘口劉載湛家八
口十九日又報楷姪葉盛乾挈帶兄弟男婦偷身出縣稟
行所屬府縣衛所守備把總等官各將所部官兵該道就
便相機凡各處要路預集鄉兵把截毋容遁逸并差官齎
捧旗牌便宜行事又牌行該道轉行參將郭千統領官兵
三千餘員名前後勦殺黃鄉葉賊從東路勞田堡進又牌
行安遠縣知縣陳行可督率該縣機兵并附城鄉兵一千
八百名從西路太平堡進定南縣典史張尙禮統率鄉兵
二千名從南路大小石堡進贛州府通判徐廷輔贛州衛
千戶孫霸李賓統領烏鎗手等四百名協同石溪雙橋等
堡鄉兵各從本堡便路進入黃鄉搗巢去後本月二十三
日隨據副使朱茹督據安遠縣揭報黃鄉鄒賢楊才亮謝

用聲聞官兵大征恐被概誅赴縣告照歸順者時已八九百人來尚源源不絕本月二十四日准參將郭千報稱二十三日卯時楷率賊徒四百餘名反出縣有石溪等堡把總劉載承哨官嚴德恕等隨督各兵分哨截殺當陣將葉盛秀殺死賊黨外見官兵雲集內聞梁正環等降票免死各人星散楷勢孤窮遁回賴舍廟藏躲眾將隨將本廟圍住堆草放火將楷同妻林氏等焚死屍首現存餘賊潰竄當被各兵搜獲葉盛清葉盛瀾葉永漢葉永淵四名本日石下干長胡仕明等截殺賊首葉盛文并長幹林大美林陳生擒林大旺等六名顆奪獲大旗一面有橋雙橋保保

保長副林愛葉益等統領鄉兵截殺生擒首賊葉桂斬獲

旗頭賴二仔等首級二顆白綾旗一面馬一匹又據典史

張尚禮揭報截獲葉楷部賊劉昂等一十八名口又鄉兵

葉宗卿等拿獲長幹賴廷真馬廷福男婦十口雙橋保隘

官廊穆等截殺賊首葉盛嵩葉盛嶽并黃傘一把牙輪一

乘二十七口又報滋溪保色把總尹明遂截殺賊首葉盛

隆首級一顆石溪保把總劉載承帶兵古遂仔捉獲賊首

葉盛秀妻王氏男旦孫送縣二十九日又據雙橋保哨官

鍾慶等搜獲賊葉盛科賊甲吳富珠等七名外賊

獲吳吾滿等首級七顆俘獲偕妾葉氏葉盛龍妻郭氏葉盛科妻賴氏幼男葉二滿并續解鍾珣等首級七顆及俘獲賊婦易氏等一十二名口是役也官兵逼巢而賊黨內潰鄉兵効力而渠兇授首糧餉不費功收萬全謀之數月之難成之一旦之易是皆仰仗我皇上神武懋昭廟謨宏遠故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也除將生擒各賊審別招詳賊屬變價充賞賊仗收庫田地入官降民安插軍前供事千百戶經歷等官及該鄉兵夫等分別量行獎賞建縣善後事宜另行議奏外爲照効勞官員加分守嶺北道右叅政張士佩志切匡濟材擅經綸主設閒內應以攻其心議衆建雄長以分其力心思既竭猷畫無遺分巡嶺北道副使朱茹才識兼優奇正並用博延輿論動中機宜一得願効其謀三軍各奮其力二臣功當首論贛州知府葉夢熊英風遠度偉識訏謨廣招子弟以修文密布機籌而潰寇攻心獨苦勞績居多宜與張朱並從優擢分守南贛參將郭于謀勇並資韜鈴更諳威聲蚤振遠禡逆黨之魂馳禦兼程卽授渠魁之首安遠縣知縣陳行可志務安民能堪應變詣巢行諭賊穴之艱險咸知禦侮盡心遁逃之黨與悉散早稱循良之績今著獲賊之勞當一體重加賞以定南縣典史張尙禮承委効勞臨機設策防隘而鼓無

降以孤賊勢功亦可嘉贛州府通判徐廷輔署會
贛州府推官賴萬璣定南縣知縣洪可弼信豐縣知縣黃
簡龍南縣知縣王繼孝贛縣知縣陳一觴南贛坐營劉用
光羊角水保把總王應斌安遠縣主簿胡瓊或親詣督兵
與有堵截之功或處辦軍需并效策應之力以上各官俱
王事有功亦應并論同沾賞賚者也及照已獲焚死賊首
葉楷身屍尙存合無剖剖屍并見監葉桂等會官處決
梟示再照楷子葉盛和等向在鎮城未與同謀罪人不孥
殺之既所不忍相應解送戶部發口外爲民俱恭候明旨
至日施行

陳九韶

慎防微詳紀載條陳

贛州據江右上游境接四省中包萬山峻嶺窾谷盤澗鬱
林人跡罕及爲巨寇之淵藪舊所轄十縣雖入版籍而安
遠石城龍南當盜賊出沒之衝猶受其患國朝設督府都
院以節制之良有以也正德季年大帽桶岡三洲之寇爲
患益滋四出剽掠遠及臨吉民不聊生賴陽明王公練鄉
兵請旗牌得以便宜行事合三省之兵力奮一時之智勇
漸次蕩平請立和平縣於江廣之間繼往而埽餘孽者又
有定南之創若可以弭患矣而葉酋猶以聽調賞功而獲

千總之名日積月累長惡不悛其子弟以財納武職監生黃金與馬富貴溢於鄉閭威力制乎衆庶僭人田業奪人子女貧者恣其役使富者苦其侵凌自黃鄉以北十五堡民知有葉酋而不知有官府多棄家遠避而散之四方其狡黠者托名長幹而爲之爪牙苟縱惡而不勦譬則良農盡辟荒穢而尙留一町之草將復滋蔓而不可除如良醫盡治潰癰而尙留一指之瘡將復決裂而不可藥者類矣後患可勝言哉今賴開府明公握廟中之勝算前任郡守葉侯羅腹內之甲兵處治得宜制伏有道立鄉約申勅諭而仔細無所容即陽明嚴立保甲之意也收子弟充衣巾非殷庶久歸商王者可偷所以乘時而經理者當體有周之遺意而使之漸底於道其要有六一曰慎防微二曰時撫綏三曰典本業四曰備禮教五曰簡賦役六曰詳記載何謂防微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言著之始於微也長寧當備北之極邊北分安遠東鄰會昌境界聯絡防範不難西出龍川興寧南通平遠汀州往寇出沒之地葉黨漏網之餘多竄於此每欲乘機而同便防之不可以不嚴近者築堡於黃鄉巡檢司移大墩司於丹竹樓意嘗慮及此矣惟上官專其責任殺其比較使之肅行譏察發奸摘伏卽爲有功疎虞註誤卽爲有過論其

過於歲杪則比較不繁人各盡心而職司競勸矣又明
舊行鄉約之條不使之廢弛詳編各保十家之牌不至於
遺漏則禁約昭著而生理各安出入有稽而奸細自寢慎
於防微不外於此所謂記載當詳者豈彌文哉前所陳條
款之事皆創始於今垂範於後者也春秋傳曰作而不絕
非盛德也有韓文公淮西碑而平蔡之功益顯有柳子厚
立學記而柳州之陋始文城垣公廨學校雖設皆未有碑
記封境丁糧民物之故不一皆未及誌書失今不爲後復
仍陋作者何以自彰厥志述者何以自用其明耶合於公
費內稍捐羨餘求文於巨筆以揚無前之偉績採誌於聞
人以貽善後之宏規則此新造之區將與蔡柳同垂不朽
矣記載安可緩乎夫防微於未著之先而用戒不虞撫綏
於已靖之後而厚下安宅本業興而衣食足裕民自可以
止盜禮教修而好尚端移風自可以善俗又簡賦役以定
畫一之法而上下均受其福詳記載以垂創守之謨而名
實兩無所誣六者相須以有濟其事不容以一闕者也其
權皆屬於有司其功則成於久任今以縣令之才非不優
爲於此但染病之餘精神有限大功之後施爲未遑且賴
府邊邑多有瘴癘而新邑爲尤前後二典史二巡檢皆以
冒瘴繼亡詔豫餌藥石僅存餘息亦病死一親姪一家人

笑笑子立方欲告致而未遂然則孰與久任而行其心哉
詳察人情土俗閩廣所產風氣相宜久居亦不爲害江淮
所生燥溼相戾驟至鮮不爲災又係於當道備悉緣由轉
聞於銓部每於敘用之際辨其族類選於閩廣賢能之中
使得久任而無累保身以保其民斯無忝長寧之美名屹
爲贛南之保障矣

金應徵

字懋南長洲人雲南參議

改建馬政所記

往武宗朝江廣湖郴間澗頭桶岡諸寇作維時王文成爲
備用賊爲緩急用也度地於城內之東南隅創營房凡六

十餘間募勇敢士居之爲親兵號小營房而後卒賴以芟
夷寇亂功稱最鉅語在公紀績碑中嗣後巢民雖間作弗
靖而皆未若公時甚矣以故各兵仍歸大營而小營房遂
空焉歲既久風雨侵剝日就傾圮過者惜之或曰昔陶士
行經畧中原竹頭木屑猶然弗忍棄而竟藉以用矧此皆
巨材獨不可撤而以充他用耶弗撤且毀毀之便或又曰
夫經時者安不忘危師故者功不成毀彼其時創建良有
深意而寧使之一旦遂泯泯乎存之便二議相持久未決
而傾圮日甚今年癸未春條具所議上中丞王公公笑曰

是二者之說皆是也毀不可存亦不可然則竟填委而後可耶若毋毀亦毋令曠吾其營爲馬廐而因以居馬兵可乎衆惟惟服公確議於是即日命工經營之繕其牆垣修其槽櫪甃其階宇而稍稍增設其未備區其門曰雲錦閒堂曰塞淵堂堂之後創馬王廟曰天駟行宮云蓋材用無所事別措而哀然成一牧廐所矣竊嘗念之周官一書周公所以致太平也乃其於馬政載甚詳歷漢唐以來皆有專官而我朝稽古定制設苑馬太僕歲時省視而又璽書遣侍御者持節殿最之馬政固不重耶乃賴固重鎮而於此獨調畧而不講問其所爲馬者曰藉養於兵畜之私家而已問其所以稽覈之者曰給銀有限倒斃有罰而已官

府持一切之法而物情有不一之態坐令馳於法者恣乾沒束於法者苦累賠兵日以困馬日以疲而公帑且日以糜此曷以故哉凡以廐未設故至此夫事有所甚微而法有所當興則雖一無所因猶當創始矧是舉也因營以設廐財不費緣故以飾新民不勞存已成之功而先業罔隳創未有之制而經畫大備自是蕃育滋而兵容且大壯矣豈不岷以寒諸巢之胆而杜不軌之謀哉語曰善爲法者師心不善爲法者師跡今公師文成之心而不泥其跡藉命文域詞在亦必爲公之爲矣所謂先後一揆者非與工

始於四月落成於六月董之者衛幕朱衣也參將胡君
大忠輩謂公於牧馬草場業已經畧而記之矣而茲與也
乃其所以相成也惡何無記遂記之如左

張先登 海門人龍南知縣

均田書

萬曆辛巳均田令方下專責成長吏戒竣事期甚速予時
承乏龍南且二稔餘矣先是常苦龍俗田不畝計租稅無
藝訟牒紛然曼不可考及奉令卽率父老子弟躬履阡陌
以上所頒約法令試爲之數日殊不解旣聞吉郡屬泰和
行均田法至再其民皆熟諳而泰民附籍吾龍者最多以

類招致得二十人分置各鄉遞相效倣百弓并舉凡兩閱
月而事竣予乃歸署中聚算胥程督會計之大約四境之
土以弓計幾四千萬步以畝計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四頃
二十二畝八分三釐以上中下三壤及地塘五則料糧上
則爲田一百六十五頃七十五畝一分四釐每畝科米三
升二合一勺中則爲田三百四十頃一十九畝六分八釐
每畝科米二升七合八勺二抄下則爲田一千零九十二
頃八十二畝九分一釐每畝科米一升九合六勺八抄六
撮四粒地則二十五頃二十八畝八分八釐每畝科
米三合九勺四抄二撮五圭三粒塘則三十七頃一六

畝二分二釐每畝科米四合七勺四抄五撮二圭計區初
以來三千六百六十五石九斗有奇之糧額通融均派於
前五則一千六百六十餘頃之內此其大較也既予乃思
之豪富巨力能夤緣爲奸山鄉愚民或被籠絡滋弊承委
人役豈盡皆賢用弓則伸縮其手註簿則甲乙其數程壤
則低昂其情以致增減不當輕重頓殊是以求平而反是
也安可不加之意乎則又按故籍聚編氓戶戶而訛之人
人而研之得其盈虛之故矣然後據今日之魚鱗參舊日
之黃冊爲之劑量調停必求均平而後已焉蓋予所竭精

神憚知慮從事於茲者凡閱歲餘而後就緒然猶不能保

其弊之不終無也吁難矣哉予又詢之士大夫均田後每
入租一石可承糧二升視未均之先有重至三升以上輕
至一升以下者今日似得其平矣試借前箸畫之每糧一
石徵折色爲銀七錢有奇徵條編爲銀八錢有奇此定制
也計其租僅入五十石值銀七兩有奇則是十而取二矣
我朝稽古立法則壞成賦大率不越先王什一之制而此
山隅僻邑獨什二焉富而有田者且如此貧無立錫者當
何如司民瘼者安可不加之意而亟達此隱以求少紓也
耶予幸方識此隱而恨時之未暇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萬曆壬午天下當復獻民數值均田後當事者以國家熙洽既久生齒日繁而版圖未充類多欺隱是役之不均尤甚於賦也復議清覈之責成長吏比均田尤切予稽往籍龍邑當國初時戶僅二百六十口一千二百有奇迨成宏正嘉以來則漸增矣嘉靖壬子歲戶至八百六十口至四十七百其後巢賊匪茹橫肆屠劫鋒鏑逃避靡有孑遺隆慶初迺復割建定南土宇去四之一而戶口隨之故其所存者戶七百八十口二千七百九十而已口之所減已半而戶之所減無幾此長民者之過計而不慮值役者之費贍也今去亂後十餘年生聚既滋流移漸復計口啓書是

充版籍而朝三暮四羣情闕然愚則以爲藏於國不若藏於民覈其名不若覈其實蓋虔南事體與別郡差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切論也今豪門巨室食指千餘十尙未稽其一而寒族孤茆徒取盈數是弱肉而適爲強食之資優免員役名未登籍身外冒免多丁而別戶餘糧復收詭寄是一丁而又占四丁之役其爲不均不安當何如者故予於覈戶一節增於富而減於貧詳於貴而畧於賤繁盛右族丁視舊而責其倍加儒吏人員冊無名而不准其優免同姓之分戶者不計復合所以防變遷異姓之朋戶者必令其分所以杜詭冒里長匪甚消乏不

必撥更細戶審果逃絕卽爲除豁惟求其名實之當各得夫均與安耳勞與怨皆所不辭也清覈既定龍民以戶計則八百有奇以口計則三千有奇而丁口之內男丁居其二女丁居其一老幼廢疾者不與焉計其數幾復先朝繁庶之舊而稽其復比舊日殊無毫髮之增益龍邑役法原以二丁折糧一石予蒞任之明年始倍其二而四之今者奉令清覈卽富室之倍加者不過復舊而貧戶之減除者受惠多矣此而猶有閔然者真亂民也故特敘其由以見予之匪僞增而民之不加益云

甘土介 空維藩信豐人大理寺卿

請發帑金賑濟並寬織造疏

題爲地方突遭異災人情洶洶懇乞聖恩垂憐財貨重地賦稅所出煩苦倍常無論內帑金花御用袍服歲有常供其他種種徵輸千頭萬緒總是民間膏血所恃以無恐者時和年豐耳不意今四五月來霪雨異常洪潦滔天田中無麥無秧四望皆白小民無居無食萬井爲墟强者搶奪成風弱者死亡相枕啼饑在路慘目傷心除照例馳疏奏聞及蠲停改折事宜候司道勘議到日另行籲請外第人情洶洶莫必其命竊恐搶奪者或至謀動干戈死亡者業已填溝壑勢難久待臣不得不以地方非常之變仰觀

皇上非常之恩皇上所捐者甚微而所益者甚大在聖慈一獨斷而速行之耳臣查浙省自皇上御治以來惟萬曆十五年大水十七年大旱是歲蒙軫念重藩特發帑金十萬兩遣官放賑數年災黎賴以頓甦迄今二十年來民間誦皇上活命之恩如出一口今歲災傷過於萬曆十五年之水同於十七年之旱郡邑蓋藏如洗司農計畫已窮惟願大恩俯照前例慨發帑金十萬兩容臣等酌量被災重大去處分投給賑俾顛連之衆得須臾無死更爲國家供萬年之賦稅去民當窮苦之時易於見德目下收拾人心

端在此舉臣讀宋史紹興二十八年湖秀紹興諸處被水

欲除民間積欠宰執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狀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發還朕於平時無妄費所積原備水旱耳本是民間財儘爲民間用復何所惜至今以爲美談皇上其咨在念饑溺由已真堯舜猶病之心豈宋高宗可得而擬且平時所積更無妄費若僅以十萬金錢爲百萬生靈造命皇上寧有愛焉至杭嘉湖三府以織造袍緞之役公私財力罄竭無遺頃臣初到地方卽爲具疏乞恩寬減該工部覆奉欽依將未完六運之數每年量寬一運及莊誦明旨一則曰覽奏非不知浙中疲困一則曰該省財盡民窮無計措處則織造之爲地方累聖明素所鑒知倘地稍

可支持臣何敢疊爲瀆擾今不意復遭異變民間杼軸皆空將何項錢糧辦茲重費臣乞皇上俯查該局不至十分缺乏將應給未完袍緞暫行停止姑俟二三年間民間稍寬再議補織與夫不時傳俸織造紵絲紗紬等項俱望俯停數年倘遇必不容已之需亦待前項袍緞通完之日另行傳織且前項料價該三十八萬三千兩有奇向係工戶二部辦二分本省辦一分今戶部庫藏空虛既無實助且日索舊逋而工部又別難議處是此費皆責望於本省計將安出惟查浙省每年額定商稅銀三萬八千八百兩鹽

在內帑半解工部今工部一半難

已畱充織造而所少尙多如未完各運之數難以停議倉
無將前二項稅銀應進內帑之半共銀三萬二千四百兩併畱本省抵充料價蓋充畱者不過太倉一粒而地方受惠奚啻肉白骨而生之也且所賑者皆係皇上之赤子所畱者仍充皇上之御用在皇上只一開口而千易萬易在該部雖欲措手而千難萬難至於內帑多金決無積而不散之理散之善是謂財散而民聚足以樹恩散之不善是謂悖入而悖出足以基禍皇上聰明天縱豈其見不及此而待臣誦之畢也伏願皇上毅然獨斷將臣乞發帑金寬織造二事亟賜允行佇見明詔一頒歡聲四佈民有忽死

而不敢爲亂者天下萬世誰不仰大聖人之作爲超出尋常萬萬也不然者緩不及事蔓且難圖其時乃治臣奉職無狀之罪亦無濟矣臣年來見中外脊脊多故每欲剖露一言第念謬典封疆未敢越俎談天下事今在浙言浙且當時勢急迫之秋安得不爲百萬生靈昧死微惠安危呼吸總在聖裁干冒天威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撫浙勉在會諸生文

不佞羣諸生立爲文會今既數月矣諸生亦知學之不容已乎夫學非徒以文藝干聲利之謂也吾輩既生而爲人更當思盡人道凡六經四書之言皆聖賢示人以做人之方也今朝廷欲用賢人以平治天下而賢者未易得故先

以經書教之使士子讀此書明此理屢試其文果通暢則以爲必能知聖賢之理必能做好人故登之科目以用之而付以治平天下之任諸生試思朝廷作養人才之意豈盡將聖賢經書令吾儕做文章博聲利已乎自學術不明習染大壞把聖賢教人做人意思全不理會蓋當其幼時父兄教以讀書不過曰他日可以得官榮身肥家而已彼讀書者亦自幼不知做人爲何事口誦而心違飾綺語以欺主司庶幾得遂榮肥之計而已此朱文公云只讀上大人時已錯了也所以身雖爲士而其心與市井競刀鎗無

異故倖得一科目便思屬托官司凌虐鄉里出而仕便思
股民膏血廣置田園一念孳孳爲利若以爲時不可失也
者至於百姓困苦國家利病視之漠然不知生平所讀何
書所學何事卽登高第陟崇階於世道何補且滋之害嗟
嗟海內民生不遂禍亂相尋都由學術不明所致其終身
不得一第或敗官而歸者又不勝日暮途窮之想益置其
身於規矩準繩之外不復知所謂人道矣豈知此心此理
原是與生俱生不論富貴貧賤顛沛患難皆不可須臾離
者所以君子素位而行居易以俟窮必獨善其身達必兼
善天下此之謂聖賢之學學者學此者也講學者講此者也
也無非欲人人反躬實踐各盡人道近則福家鄉遠則福
邦國以仰副朝廷求賢至意以不失聖賢垂訓本心豈曰
教者漫爲空談聽者聊應故事而謂之講學則何益哉兩
浙夙稱人文淵藪如王陽明先生做成千百年不朽事業
其得力皆從學問中來諸生今來赴會皆有志向學不徒
如前所云以文藝干聲利者願從以自勵以希聖希賢爲
期每日十二時中將自己身心著實檢點必無一念一刻
不循乎天理無一言一動不遠乎邪僻在庠序則爲良士
爲齊民示軌登科目則爲賢臣爲天下造福退而不仕則
與人共勉於善以維世風此則自孔孟濂洛以至今日所

以講明正學之本旨其倫物不出子臣弟友其工夫又以
在視聽言動原無深遠原非迂闊冀諸生相與切磋而力
行之大家做箇好人圖所爲千百年不朽之事斯文幸甚
世道幸甚

李

涑

字源甫雋都人保定巡撫養愚集

乞請別遣大婚副使疏

爲懇乞天恩俯從元輔初請別遣大婚副使以隆典禮以
全忠孝事該禮部以大婚納采問名禮題奉聖旨命公張
溶充正使大學士張居正充副使各行禮欽此臣於此仰

親皇上致慎婚禮故特遣文武大臣肅將其事蓋所以重

六禮之首崇萬化之原也臣躬逢盛事曷勝雀躍願臣猶
歉然而未能卽安者始皇上之畱元輔也固以調元贊化
經國籌邊不可一日無社稷之臣夾輔左右夫是以破尋
常之見而必欲爲天下得人也元輔之曲畱也亦以君命
如天不容或違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苟有利於社稷則雖
冒天下之不韙而有所不顧也然其始畱而請也有加守
制二字及吉禮俱不敢與之奏皇上之慰其畱也有這所
奏俱准之旨今大婚副使其爲禮之吉且大者孰踰於斯
卽使他臣充之自足以稱任使要非所謂調元贊化經國
籌邊舍元輔則有所不可者也今乃特以命之毋亦重違

其初心乎且臣聞禮行於朝廷則百辟承之萬民觀之四海之內皆舉首跂足而誦慕之又史冊書之垂於萬世在守制者之不可與斯禮其義章明甚也即使元輔勉強承之則昔焉青衣角帶尙爲從權今乃衣錦聞樂不能自異臣知元輔之心大有不自安者在也縱彼不敢呈瀆皇上何不一體其必至之情乎況民間凡有吉祥善事被衰者輒以爲不祥欲去之此大禮有禮臣在則元輔之贊禮也是可已此而不已將無所不已且近而畿甸將必疑於所見而以朝廷之大典禮何猶未盡美善若是也遠而四方也至於垂之記載昭之來許臣又不知其嘉慕而誦說者爲何如矣夫尊禮賢臣者貴使之道隆譽純而畢行其志今以非常吉禮而令守制者委曲以承之將適有時屈非所謂尊賢之至也肇舉大禮者尤貴於人文甚盛而不顯其光今以守制者肅將以行之將事違其宜非所以增禮之美也臣願陛下專以輔道聖學贊理化機界之元輔以收爲天下得人之效其大婚副使別簡大臣而任使之將聖朝之典禮益隆而元輔忠孝大節將於是以爲兩全矣臣不勝冒瀆天嚴死罪死罪

題爲披竭愚衷敷陳治河事宜以備採擇以安國計民生
事臣惟今天下稱至治矣乃惟徐邳淮陽之間水患未息
伏蒙皇上歲蠲租賦廣賑恤以宏濟昏墊之民頃又特遣
大臣經理而平治之此誠天地平成之會也計諸疏築之
宜在事者已洞然指諸掌上矣臣亦烏能別有窺測顧昔
承之寶應亦嘗咨諏而得其一二焉夫分其勢於上源者
猥稱完計然或以緩急不足爲恃且天驟雨不五日則徐
邳高寶諸隄已潰決無餘矣故不若就近疏築者似爲切
要卽欲別通漕路者亦必糧艘盡出淮安而後可乃今黃
河已奪淮而輸寶應矣正不容舍此而勿圖者也臣是以
而上漸去河身之淤盡於徐呂二洪而後止其老黃河之
議雖有以高下異形爲疑者然土人則謂地勢至此俱已
平坦非有甚高甚下之異且談水患者自昔稱此爲淮北
之急務固不宜棄去不講也若高家堰之築雖以挾束全
淮併敵黃水固亦不容已者然必清口入海諸處多方疏
道而併築此以衝之使淤泥因以洗滌也則可若海口全
未疏道而徒恃此以衝之謂積淤之厚亦能蕩去之也則
不可蓋頃歲常厚築此地矣緣海口不濬而黃河竟未入
海反奪淮水而潰此堰則其故可概見矣是疏治於北者
事勢或宜如此但皆得於咨詢而云然者臣昔局於官守

實未嘗熟歷而詳閱之也乃若淮南北勢則以瓜儀縣高不能排而注之江矣惟白淮安府治之南至寶應縣治之北此八十里卽黃河浦等處要害之地且東引而注之海甚便也宜每里建平水閘一座而寶應縣治以南及高郵及邵伯各加建平水閘十座至於閘下多開支河四五十處以導上湖之水入於隄下射陽等湖仍於鹽城興化泰州沿海地方若廟道口新興場牛團鋪丁溪草堰白駒等場皆宜查其舊址多濬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而入於海不令奸民彼此推諉陰撓其事則興鹽等處水患皆得就

近分殺較之遙洩於濠頂一口而迂迴不徑徒以昔時

後堵塞爲咎者大有間矣夫閘座多建則蓄洩之機宜在

我海口多濬則水勢之奔放必速所謂疏治於南者其機宜或在於此此則臣視記之稍真者也至於徧度南北之勢詳慎高下之宜或時有變遷能令措置不紊或別有捷徑能令昏墊速去不泥從來之異同惟求後利之永久尤在當事臣工博訪而熟籌之耳

二曰勤塞決口以濟糧運之急夫自徐邳以至瓜儀皆運河也皆賴隄以蓄其水也能順導而注之海則盈不至於決隄而涸不至於滯運此誠今日之完計矣但自清口而潛至安東雲梯等地多踰百里或二百餘里始竟其功而

自徐呂至清河又不下三四百里此濬於北者未易責效且夕也山陽高寶諸湖必由多閘始洩而採辦閘石必北自徐州北自蘇州則於轉運稍難且閘下小支河須四五處興化等處海口又十餘處此濬於南者未易責效且夕也夫濬海之功一有未竟則決隄之患歲不能免使塞之不早其不涸漕而妨運者幾希故必於時水未漲之初多儲椿草而預爲之備於驟漲決隄之後相度水勢而亟爲之理非不知此等河防僅椿草所補葺耳一遇嗣歲水發必且復潰非如高郵石隄可以垂之百年者必但歲歲修築然後歲歲運事稍可支持迨其疏濬之功盡完南北之海口盡開則雖有驟漲之水當必沛然以達於海所謂塞決象隄之事至是乃可拔塞其本源矣

三曰協力共濟以篤奉公之義夫國家歲漕四百萬石以供京師之儲則漕渠之通塞其所係誠大也今有事於漕河則人夫必募之山東等省石必採之蘇州等郡灰必買於池州匠作必募於江南諸若此者未易縷數故必各地方官咸效體國之誠始收承賴之烈如有秦越視之者聽總理大臣從重參究其徐淮高寶等處嘗因河患增設淺夫等役矣臣謂宜以江北全力治漕河不當以瀕河窮困州縣治漕河蓋臣嘗濫役寶應見其地遭重災而又有衝

路之供應有養馬之煩費及觀揚州所屬或有地稍豐收而又無驛遞之擾無養馬之役者夫常賦之各有定額未敢輕議也若淺夫則因時增設且皆國事耳可不一哀益之以恤重災之地乎至於徐淮之困或以盧鳳滁和調劑之是皆所以協力漕河而竭奉公之義也

四曰歲報錢糧以覈疏鑿之功夫疏河濬海建閘築隄其役繁矣欲一一整頓之使百世永賴此非百餘萬一二百餘萬則難與經費非五年七年則成功不可得而幾也夫費用之繁固可歲漸理之不可取辦於一時矣至於歲月之可不以時一綜覈之乎臣以爲宜下總理大臣每歲終將用過錢糧修過功程逐一奏報其築塞決口必視水勢注海之機以爲消息但能勤於濬塞不妨飛輓者卽爲成工若海口未盡疏通之前縱或塞而復決固其理耳至於建閘疏河濬海等工歲了一事自歲除一患久之則水患盡滅衝決可免堵塞之勞可止而永賴之功可成矣此誠於稽覈錢糧之中而寓考成河渠之益也再惟沿河之臣觸風濤冒疾病嘔心瘁骨胼手胝足亦旣勞止矣然頃建議者皆欲久任責成正以必如是然後任事者得畢其謀而收平成之效也況皇上勸功之典每從優厚人臣惟致身之未能耳而暇計其他哉故歲終奏報如果著有成績

懸厯可驗乞賜量與紀錄必俟大工畢完之日恭聽朝廷處分若管河州判縣丞等小官捐其身軀畢力河工益無不被病從事者如高郵州州判羅文翰則竟隕命魚腹矣此等如三年五年之間効有勞績乞稍優異之以作其氣而仍使之業其事其地方士民省察人等如有熟識水性若白英其人者亦宜一優厚之以集衆思廣忠益凡此皆有裨疏繫之急務也

五日優恤夫役以鼓趨事之心夫工役之興無不勞瘁至於河工則尤胼胝狂瀾之中跋涉淤淖之地寢宿星霜侵凌風浪且其他皆荒野海濱有非人煙可依薪米可市諸凡雜項等需而有一錢不得一錢之儲者若夫髮膚垢微情意悲鬱殆有難以悉數矣甚矣夫役之窮若爲可憫也臣觀往時募夫必有私幫安家銀兩似涉繁擾至其所築之地或有沙礫陷淖較之平實之處艱苦十倍者乃勘者一概計土論工此宜其夫直之不足而始以枵腹繼以愁怨終且紛然逃潰而旬攝之擾頻仍於窮鄉下邑而莫之止極也今大工之興似宜從實估勘稍優其直以蘇小民之困至於應得工銀必須多委廉能官員依時早給仍稽察督夫小官不許假以別事剝削夫役凡此皆所以體恤其情而興起其子來之誠或有裨於河計者也

儲書記

國家興學右文儲才翼治爰頒羣書徧於黉宮雩當嘉靖丙辰洪水爲災及先師廟羣書遂亡又二十年觀我蕭先生銜命來教茲邑慨然有感爲之購求書以復完多士乃謂涑記之涑惟人心神明衆理畢具以宰羣動天則自見是故孺子入井惻隱勃然呼爾蹴爾不屑不受彼非意之也卒感之而真心見也濟惡者悖之襲義者似之其以離真心而違天則一矣至聖巨儒每揭要領著之於書書也者以識其心之自然純粹而至善者也學者味其詞反之躬本斯心之天則以融解於事爲其式於古訓或離經叛道與否皆莫逃吾神明之府此而默識而體認之將至善於是乎在而施之家國天下何弗宜矣自東書不觀者鄙其明稽古爲榮者陋於識薄六經爲註腳者鄰於禪讀書而不識字者悖其本以概乎多識畜德之旨遠矣先生之據皋比也循循乎日有造於多士綜其大指毋能廢書書之儲則教多士於無窮也宜尼至聖韋編三絕遊其門而誦法者宜何如也考亭氏之言曰讀書之法貴乎循序致精其本在於居敬而持志他日又曰研精覃思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聽其所自得嗚呼盡矣昔王仲任家貧無書乃之京師市中借讀而闕德潤遂從人錄寫莫得誦習彼

其勤苦嗜學若是蕭先生之儲書富矣多士誠無復王闕
兩君之恨第由考亭語博觀宏覽而務自考於躬行不外
人倫日用之常識取本心以無違其天則聞見之多非以
齊其惡也考索之勤非以襲其跡也斯謂以我觀書隨處
得益將處焉修先聖之業於不墜而爲世真儒出焉楨幹
王國爲元元倚辦大命而於世稱真士大大矣國家興學
儲才與蕭先生惓惓儲書本指固在於此先生名廷對泰
和人鄉進士今爲國子助教在雋時雅意興起人文置祭
器周貧士諸懿行甚具非直儲書已也

黃大節

字斯立信豐人浙江副使

册立疏

太常寺博士臣黃大節爲元輔謀國依違以致綸音空反
儲位竟虛懇乞聖明深維宗社之計俯納廷論之公速行
册立以昭大信事頃者元輔王錫爵上疏以答諭失詳乞
恩誌罪改正奉聖旨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
宮無出再行册立欽此夫寢並封則三皇子之名號不至
混而無別俟至二三年則册立之典又非杳然無期臣等
似可相安於無言矣惟是在廷之臣自正月二十六日以
來紛紛藉藉所謂焦心蒿目而思連章累牘而奏者謂皇
長子有生之日業已祭告郊廟覃恩兆庶儼然以主壻居

之不當一旦抑在王位非徒謂王封之盡可已也苟儲宮定矣則皇第三子五子卽從冊立之吉同日而封可也別日卜吉而封可也以首重在建儲而分封可次舉也今但寢並封而皇儲未定是始假封王以陰奪元子之尊終藉寢封以陽塞言者之路恐諸臣所以議不宜封之意不如是也又謂我朝家法原無立嫡之規蓋所重在早定國本以既安宗社不容一日少緩何嘗姑待之而限以年也故家法誠當守矣宜自今酌所輕重遂行冊立由此而中宮無出任之也中宮間一有出任之也以皇后母天下元子卽其子而嫡庶非所論也今仍主待嫡而特以俟至二三年爲言則三年之後中宮孕育猶未愈期皇上旣可突生待嫡之說以改前詔於今獨不可堅持此說以改今詔於後詔復一詔年復一年是聖上終無必信之旨儲宮終無必立之時恐諸臣所以請法祖而急冊立之意不如是也然則皇上今日稍易前旨雖爲嘉納元輔之言而實無以副諸臣之望元輔以改正得請雖若少救其咎之失而終難以追誤國之非臣請得盡言而後斧鉞誅之可乎夫朝廷設輔弼之臣而又獨隆於首相者正以其能決大疑定大冊見審於未事之先立斷於當機之頃不顧宮府不恤利害直以國是自持者也元輔歷仕三十年素負重望非

今日所稱識高天下介藐三公之臣乎而建儲一事倡議於十八十九以至於今年殆無虛歲其長之當立而不當待與立之爲遵祖而非背祖元輔又豈不考據甚詳而講求甚明乎宜昨者密旨臨門卓有定見何至惑於祖訓嫡庶之條遂蒼黃迷昧至此也脫或以率爾奉命惶惚失真奚妨速集僚宗再核舊章務求至當雖稍羈君命於家亦所以珍重大典不爲玩愒何至急遽操觚輒外兩次輔與謝避禮臣科臣之見道具答矣始借書於馮庶子琦爲事後之考而先乃徑行其所宜也既而論旨降矣羣臣起而

此之時正宜痛自省警張瞻明目遵章自刻以謝絕人言以挽回上意何爲止上密揭除所未見不知於內云何即據所見者亦不過掇拾諸數語稍稍遮飾未嘗剴切力爭如曰以宗社大計不欲居名以赤心爲主不敢漏洩一字亦何用此軟語爲哉臣以爲但患大計之不定奚惡居名但患爲主之不真何嫌漏洩跡其言若自以爲識體要其實未免見爲支離如謀國無狀一疏其中且云衆口鑠金衆力撓權是明居已於是而居人於非也又云以一身之計而言則皇上恩重當排羣議以力持是徒知有身以怙恩先失所以致身而報恩也凡此皆非臣之所敢知也

往者舊相申時行當同內閣以建儲奏牘并列其名彼乃具揭私辯自謂不知人以爲巧於逢君險於賣友而熟滑於固寵然竟以論罷不足齒也元輔自視品格何如時行然閉門立就論旨既已失之精詳乃揚言老成見許又竊私自爲文尙所謂時行之故智非耶說者謂二相皆吳人雅相善也凡宮禁之肯款作用之機權近習得以授之時行時行得以傳之元輔直其然乎請以此爲元輔決去就矣今海內人工所爲拭目延頸而佇望元輔之新政者孰有大於建儲一事卽元輔不遠數千里奔命叱馭而前絕俗而至思以答皇寵而慰衆心者亦孰有大於建儲一事者徒瞻前顧後首鼠兩端僅僅但以奉近旨苟且塞責不思竭誠盡力務以回天恐羣望旣失衆議叢興將必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矣激濁不能安大臣以道事君斯亦不當安耳獨計我皇上久虛首揆以待其來春注方殷倚任方切不啻股肱心膂可令其不能致君行道進退觸藩俛然務求必去之爲計耶臣以爲皇上如不欲元輔之留則已必欲留之不得不速行冊立又不可不速祛疑慮書曰蓄疑敗謀又曰疑謀勿成慎戒之也臣伏讀聖諭動稱遲疑未決不肯擔當及無端受誣鄉等何忍見之等語仰見皇上疑以成苦胡乃爾哉卽今祖訓大旨諸臣剖晰昭

然立儲惟長列聖成規其在矧中宮素篤鴈鳩之風朝野
久戴前星之麗爰舉大典以安主器此信今日之首務萬
無足疑者而皇上自以爲疑無亦別有所濡忍未一斷耶
割房帷之牽制屏羣小之讒邪勿以私昵戕天性勿以小
隙開大釁防微杜漸思遠慮深又在皇上之早自悟耳語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皇上得
無兢惕而猛省之乎昔漢高意不在惠帝留侯知其無可
奈何乃招致四皓羽翼之漢高一見而太子遂定人以此
多四皓之賢與漢高之善自反今錫爵雖不敢望四皓然
奈何漢儲之定祇以四皓之來而今已懸儲待嫡反速元
輔之去是不惟錫爵有愧於四皓而皇上又豈可以轉圜
而多讓漢高哉臣備員太常得與聞於典禮而師事元輔
又當以無隱爲誼故不敢避忌諱妄效狂愚伏乞皇上虛
心睿覽以悟立斷以斷破疑確遵册立原旨勿爽四時大
信亟定國本杜絕禍孽俾宗社幸甚元輔幸甚天下臣民
幸甚臣雖碎首玉階萬死有餘榮矣臣無任隕越待命之
至

託吳學官達毋知縣不祭鄉賢書

小孫駁奔歸問其主鄉賢爲誰曰先生先生鄉之有道人

也先祖與一二先哲稱榮矣故事縣官往往親職祀事而牲帛等類皆精虔今上情則下慢致令有豆無實有爵無酒甚者以松之脂代香也可笑哉縣官尊臨境內允應自重惟是國有典縣官親職祀令甲也尊令甲者尊君不者無上且聞里有喪邑大夫必往弔喪者不必顯喪之者不必皆衣冠也弔里喪則躬之鄉之先賢之祭則攝之耶於彼甘自屈於此反驚然不欲屈吁嗟乎何敢知乎先生鄉之有道人也敢敬請質先生其謂之何丁祭公家事也例不致趨謝惟先生諒焉

浹月以來外議嘖嘖紫亭書致明公疑便持縣陰事上之院道千百人如出一口夫訛言沸必明公蓄疑深蓄疑深則必匿怨甚矣而不知僕無可疑無可怨也是在明公之自反耳嘻噫士君子之誦法聖賢其處心造行要必以正直忠厚爲主卽不幸而遭構杙饕餮其人目擊叨憤穢毒不堪之行所以處之宜自有道若上之不能明目張膽面折官邪以蘇塗炭之民次之又不能深自茹忍曲爲長厚以守居鄉不非大大之訓徒卷舌搖筆暗撫短長射影含沙以爲幸於一中夫夫也可憎則穿窬可羞則妾婦曾謂人也如僕也者距肯一旦下同此輩之所爲哉天理自在

人心公道聽之輿論僕原不欲置辨第先月嘗削一請若
發憤於明公之廢禮者以時方猜劇不得不斲爾寢渴須
事久宜論定矣而丈夫青天白日亦何嫌何疑而引避若
是輒此畧布腹心并以前牘投上惟明公置之案頭虛心
平氣而諦覽之萬一固執疑猜謂僕言爲亡當也院道具
在可從質證願奉明公以往何如僕延佇

又答毋知縣書

一之日聞啟聖雙節陽明鄉賢諸祠之祭皆公攝捨壤荒
涼品物半缺僅成兒戲嘗致一箋於文學吳君爲典禮儕
也知吳君不能徑達明公尋欲奏讀又慮衙役滑渺或委

其罪於里排明公素暱左右而魚肉編民者必移怒而筆
楚之故隱不卽言也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率此相沿典
禮幾廢尼父不云乎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矧鄉賢之中吾
先公儼然在焉僕如結舌其如辱我先公多矣若移怒之
慮僕亦過計之甚也夫丁祭大典費有常經里排輸賦在
官未嘗逋負至於董治祭具自有司存原不干涉而條編
律令禁用里排正以休養元元也良法美意在在奉行惟
謹獨明公弁髦明憲自下車以來事無公私一切倚辦於
是踐更者當年所費每戶不下千緡明公獨不思曩時句
見曠彈丸黑子甚矣奚以堪此乎此邑屋肅條而民愈不

聊生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傳曰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明公卽欲淫刑以逞寧無念及此哉僕不復呶呶謹以所致吳君賤次錄左方示持兩舌戒者背面無敢貳語幸明公省察

爲阻冒籍與楊太守書

某木食草衣伏在萬山深處故雖獻歲發春未及遞年修侯款款其何言屬者事有關於公議而情之痛切不啻剝膚轍敢向老公祖嗚之乞垂矜察敝邑四封大不過如股掌其在贛屬最稱凋瘵之鄉往者民不謀生安坐而食故多屬異鄉之人幾於中分信邑矣所僅僅保全學宮一片

地守之甚嚴而捍之甚力自開國以來二百數十年未嘗容一外籍者攙入其間蓋不如是則最爾信邑名隸於虔而實入於吉矣頃因童人徐謝諸人鑽刺冒考生員曹某等從公屏逐亦修往年之故事耳特其意氣乖張語言失次觸怒於父母陳令致以聚衆訕侮申之諸生誠不能無罪然其中亦有可原也臺慈洞屬優容真天地覆育諸生方日夕望恩以庶幾得及於寬政其如撫臺批行督學頓革衣巾并究餘黨盡法從重令初心豈虞至此今亦怵怵不自安矣而況窮治之間人人自危士心解體某竊謂苟

幸瓦全諸生是實所以玉成賢令也至於冒籍一節以關
敝邑利害者甚大緣土著式微才力不足以敵流寓若此
端一開其牽朋引類以容乘主而駸驟我邑者何所不至
劉石諸胡之亂華金元二虜之傾宋往事固可鑒矣所恃
老公祖在上殿我邦人忍令屬邑陵夷一至此乎此某既
哀鳴而繼之以泣也峻其防以杜其漸北面台慈有深望
焉氣短情蹙不知所云臨楮豈勝悚慄外禁冒籍一册伏
希留神賜閱

會汝召

字棠芾龍南人太常少卿

請嚴禁左道疏

爲愚民易惑意外當防愆乞聖明端道揆嚴妖妄以奠金
甌事臣聞之宋臣蘇軾曰禍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
忽先正有言事無微而可忽乃今形已見而非微衆胥恬
而不畏莫如左道之日盛也臣請誦言之漢唐以後以迄
於元燭亂天下皆由左道故祖宗朝有厲禁不許迎神賽
會載在會典凡以杜羣聚銷陰謀俾衣裝不得詭奇而民
不得挾弓矢器械行於道潛於室家匿其不軌之跡慮至
深遠乃今日白蓮無爲等教跨郡連州佛祖徒孫之流傳
聲答響羅士者屢垂策問憂國者疊上封章似亦宇內之
所共聞共畏者去年都城賽會按臣王象恒曾一捕治之

業已稍戢然而避禍之心不勝艷福風行草偃崇自宮闈
臣伏見遊僧擊鉢擊魚續於行路弄人扮鬼復闖通衢臣
又伏聞傳頭教祖聚百盈千餒腹赤身望門托跡矧風紀
重臣若汪可受等喫齋念佛愚惑黔首畿輔之地轉相倣
倣爲憂滋大頃紅封教盛宮門遂有張差畱畿自尙書孫
鏞定亂之後復有武悟空等皇上可不凜畏耶佛入中國
始自漢明帝而後漢日以衰今經稱拜懺梁皇武帝也干
古身創業而身失之貴爲天子饑死臺城梁武獨也昌黎
韓愈拜佛骨表而文宗百代師表千年此亦佞佛與不佞
佛者得失之林也佛亦何足佞哉而帝王之尊宮禁之嚴

下至閭巷夫婦同投地皈依以尋禍敗之門致足厥矣
誠杞憂竊見禁城之內兇盜時逞都城內外剽掠公行萬
一有心計者潛於裏譁於外震於呼吸訛於風影司禁不
及致刑樞機不遑用武下騷輦轂上震宮廷有不忍言宜
先爲戒矧邊警方急母后在殯之日乎臣待罪刑垣與聞
國憲憂危迫切除一面移文知會各差及巡城御史廠衛
府縣等官務示驅緝外更乞天言嚴勅禮部通行各衙門
凡迎神賽會夜聚曉散并宣卷諸妖邪悉投畀有北以遏
亂萌尤望皇上慎微戒忽端本澄源以身教皇太子皇孫
佩服祖訓闡釋聖經開講幄親儒紳一切禮佛拜懺之說

斥爲禍胎毅然斬處鞏萬年之太平社一旦之叵測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上魏撫臺葉按臺及都臺書

前月因泰和士民欲留徐令免覲自維輯瑞大典豈容以意保留惟是輿情所向只勉附諸鄉官具啟台臺聽憑裁奪耳乃復捧笞示該司商確則可否惟命是從矣茲不揣疏遠則更有所陳瀆者贛屬邑龍南乃不佞生長之地視泰和倍切者也地止五里山多民瘠只靠耕種營生年來山寇蹂躪於鄉民供刀俎屍山血海家散人離卽力耕穀

州府鄉官因厥府賦稅獨重欲令各府照例加增奉命派

餉龍南六百餘兩召聞之驚惶欲死若不爲民間陳困苦之狀於臺下則召豈視里人如秦越者耶夫袁州一府賦稅獨重是矣贛州一府則壞成賦亦非獨輕者也若龍南一邑尤瘠瘠之極疲敝難言卽正額猶煩徵比若額外將安措處邑令韓一龍抵任之初卽當山寇大害勉力供餉調撥行糧大捷於九連山之麓此其力之所得爲者也若欲強之徵比小民勉輸額外之稅則不惟任意鞭朴本官不忍爲而無米之炊巧婦亦不能應恐家怨人愁將與官爲難本官惟有席高待罪於臺下已爾夫任土作貢賦有

定額矣龍南之民不耕於其土則賦將安出袁州府官豈
未之聞耶一家之人父子兄弟亦無代稅之理況隔遠絕
不相關之鄰邑乎熒熒小民欲其勉供正課卽窘匱治曰
本分若分外之徵恐其逃竄遐方或作溝中之瘠必無生
理袁州鄉官何忍作此業障乎往歲不知何因而加派龍
南八百二十四兩零今復增額六百零五兩共派一千四
百三十三兩有奇是鍛羽者尙未得一枝之安而哀鳴者
有不增中澤之號耶縣令蒿目民艱不敢上聞召乃身受
剝膚之害敬裁小啟呈瀆

葉夢熊 字男兆 歸善人 兵部尙書太子太僕

龍南縣志序

余往龍南得遍觀其崇山絕壑交錯糾紛以爲江廣必守
之地比守虔盡知其風俗變遷民心治忽之故惜其不得
賢者宰之可以臥理王尹溫恭愷弟蓋吳中名士也宰龍
南三年而大治初見邑志缺自下車抵今未嘗忘几耳目
所及轍跡所至往牒遺編章縫之士田野故老延覽博訪
積久而成編授俞生琳爲之撰次請序於余余曰國史家
乘之重豈徒以文哉蓋齊治之具也龍邑建五百餘年志
獨缺其間沿革興廢疆甸財賦漫無所考卽矜名樹勲者
奮起後先而光景湮滅鮮能舉其姓氏况所謂治具者哉

王君創爲是志既無可憑襲惟卽所嘗治者以志之簡核而精嚴爾雅而適古可謂良志矣夫志之良非難而難於無所襲無所襲非難而難於本乎身之所至而政之所出是所謂適於治之具也雖然此成法也有所以爲之法者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王尹率其愷弟以保赤子而求之甚誠由是化其耳目所及者爲精神轍跡所至者爲心膂遐搜僻採民間疾苦與其靄然惻然言相淪洽而不可解然後爲之記載猶父母登其積藏田疇之數下及於筐篚豕犢之微以遺其子若孫也夫卽其亦者以得其不可解之心可矣不然挾策而求惟其物焉耳是見削木爲鏐而不知其巧之專見推鉤者而不知其視察之忘也尙得爲善治乎輸子陽爲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無物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然則後之觀是志者善取而用之卽其所以爲法者以化民易俗而制其暑險之勢則知天下無不可易治之邑而輒稱化理之難者亦司牧之過也故王尹之所爲志其意誠遠哉尹名繼字別號岷泉崑山人

王宗徐 泰和人巡按御史

新開麓南山路記

龍南界虔州南際萬山盤錯縈紆百餘里深水支折載舟
溯洄盡邑之轉輸經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千派之注
湍悍峻駛亂石交錯其中蹲踏礮礮廉利如劍舟者一失
勢往往有碎溺之虞夾岸兩山懸亘天際壁立冬涸石出
猶可緣步登躋自春徂秋霖潦汎衍褰裳揭涉顛隕在指
顧間邑侯岷泉王公萬厯甲戌筮仕茲邑至龍頭親履其
險慨然思所以奠之廣詢博訪惟害是除若得緣山關路
以便往來雖重費不惜於是予族兄王宗蓋以耆民應令
陳疏鑿之方侯審其可行遂委修督乃捐貲庀工攀危磴
先鑿石梁一座以便魚貫引致之勞於是水行口口兼濟
永集積世宿瘁一旦若芘方軌中矣工既告成僉謂余附
隸之民將世世蒙休不可以無言余謂除道之令王政所
先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使
合方氏專掌達之蓋聖王便利生民之大德猶元氣之在
人身周運無滯一或雍蔽希不垂於斃如龍頭之害於人
甚矣東隘峭絕開鑿既艱又水道所注更無別徑茲也殫
人爲以平天險輸神機以代化工巍然於千百世之上而
若然豁啟於千百世之下其茂烈所表豈豈與夫寸禪尺
堦言梁比多寡哉語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昌信斯言也

侯所食報寧有既乎爰記此以俟侯名繼孝字純甫別號
岷泉姑蘇崑山人

丁繼嗣 字國雲鄆縣人副都御史

虞院撫屬四省圖說敘

少司馬李公督虞十有二年枹鼓不聞赤白丸不探四郊
晏如出所屬四省圖說示嗣嗣按圖諦視三復其說而詳
釋之嗣展然曰此公以吳治吳以楚治楚以閩粵治閩粵
既濟衣初為天子永永釋東南疆場之慮者也蓋自秦分
天下三十六郡代侯置守漢收圖籍具知天下扼塞戶口

多少強弱之處統一 寰區規宏模遠所自來已然而河山分
梁臂指不相使明 興為參錯數省關雄鎮處重臣而絕

焉顧地懸則勢異習迥則防殊自非原本山川推究諸俗
欲後人畫一而守其道何由吳楚閩粵間賴一 大都會也

設巡撫控馭自宏治甲寅始中間偶經裁革而僭號稱王

者蜂起以四藩峭巖叢薄山峒與林箐交羅夷族皆狡氓

雜處出沒奔竄哮囁風應勢使然也上下百數十年間若

金周吳虞諸公數持竿獲醜往牒可稽而身斬荆棘以還

耨鋤至鑿空百道攘地干都功孰如文成然而小寇時發

不數年而卒 猛叛廣嶺南大困侯公再出而撫平之斯知

破斧破斨不若未雨綢繆為計豫也公奉命秉鉞以來盪

刷保靖十餘年如一日文成公以前所未有勳斯烈矣公復思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於是四省郡邑有圖圖各有說曰某隘何也以折衝也某隘何也阻寇入也某隘何也以扼險也二千里內郡若邑廣若干袤若干瞭如也厥邑衝若僻厥土沃若磽靡弗列也厥俗良若棍與悍若馴靡弗原也操兵營兵鄉兵邑各若而人靡弗悉也常平等諸儲各積粟若干靡弗計也曰何以寧處若吉也何以寧汀澹也何以固郴桂綏潮惠而悍雄韶也靡弗曲致也若曰爾大小文武將吏爾百執事有司其翼予救寧其爾功否者爾其有罰身處四極咽喉之地而為百年漏卮之禍若曰

由五戶說則或否者自來辛整於以潛銷竊發於以永奠藩

籬吳楚閩粵之邦受芘寧有極哉公執掌疆事久矣今天下名為平治無事而識者時抱不測憂一旦借公左右股肱點次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弱強之數圖王會而保明盛將六合生靈利賴之嗣等芘公以無害又不獨一方矣嗣奉公約束久敬為序諸簡端

黎遂球 字美周南海人嶺州府推官贈兵部尚書諡烈愍蓮鬚閣集

水中石記

豫章之上章與貢之流皆灘其最險者凡十八處其名詳吾鄉淇文簡所詠其所為尤險者則曰石人壩曰天柱曰

惶恐皆水中多石石多如牛者如狗馬者如龍蛇而猝然
飛走者如猿而上下其臂或蹲以啼者如蟹而羣仄其世
以飲者皆激水聲聞百里其有竅如鼻者舟上水之所鉤
也凸凹如眼者下水之所一點而疾轉振柁以去也或如
鞍焉如翅焉如角焉則揚帆審勢乘風上下之所盪而成
也舟行無不動心稍不慎必嚙之而碎余每聞碾然一聲
輒推篷看之舟子時謬爲好語以諛余曰郎君狀貌奇偉
數年間卽開府茲鎮宜檄兵役盡斫之庶吾儕利焉有同
行者且作莊語以告予曰是不宜斫斫之則水滔洋而下
舟愈難行余因恍然而歎夫齒剛舌柔老子之言然於以
誤世不少也君子之於世寧峻而有小害毋寧悠悠自有
以與波流俱下當夫藏首容身人人自保有數人焉杰然
自命雖因而有傷於世世亦患從而傷之然要之非可以
斫而去也傷斯大矣因爲之記

倪元璐

字冲深瓊山人戶部尚書殉節

大理寺左丞鼎梅劉公墓誌銘

元璐嘗讀鼎梅劉公封事作而歎曰嗟乎古今君子小人
之相治不自爲力而鐵助則必皆敗也漢中平之後以君
子治而小人不足廼延外力外力一人而天下盡化焉
盜賊明天啟之季以小人外攻其君子不能而仰內力內

力一出而天下盡化爲婦寺盜賊之毒不得存君子婦寺之羞亦不得存小人故此二力者難借也昔者仗馬不揚極於中慙貞皇一月環節雲流當是之時北有高邑趙公南則吉水鄒公二公之道異趨同歸小人患之度不可制告其魁魏忠賢曰是等召徒集謀意在君側耳忠賢由此甚恨以去鄒公爲事鄒公既去會南吏部缺人廷議復舉鄒公請賜環召不報夜半傳諭內閣如鄒甚衰老蹢躅何宜復用時首輔葉公向高爭之不得力求罷歸於是公爲御史上言陛下奈何以蹢躅棄元標元標抗忠受材壯與蹢躅豈關衰老陛下誠以元標蹢躅宜益重之且元輔以不得其請求去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也又言閣臣

所司存乎票擬中旨頻宣旨用彼和奸人旁竊懼成鹿馬曹節王甫事可寒心反覆凡千數百言忠賢聞之大怒已而左副都御史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罪舉朝大譁忠賢乃益信其黨之言其黨又告忠賢以公居鄒公之里而交楊公甚謹於是乃逐楊公而用他事黜公時公遷廷尉丞數月矣壽節速楊公等六君下詔獄拷死緹騎日出以求其類必及公公既治囚服訣妻子飲酒俟時久復公原官然公已無意更出時時與長安諸貴公絕

交書諸貴公意少延俄十稔公竟死田間嗟乎當公首奮
義惟楊公從之羣賢慕楊公之義皆學楊公其後凡楊公
之徒概多死者然楊公實學公公顧不死及公首承譽命
公從之天下發公之義以及羣賢其後凡公之徒無不庸
者公顧不起由是觀之歷啟以還七十餘年之間天下之
嚴節靜理握固養沖未有如公者也公名思誨字忠甫鼎
梅其別號也始祖德才君當宋南渡自閩徙贛十一傳爲
贈公梅隱先生是爲公父梅隱聚於譚生公公三十七舉
於鄉又十年成進士令臨淮其治泱蘊灑煩均疇賦甦疲
遞招撫二百戶民以治行第一拜監察御史

不得其請求去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也又言閣臣
所司存乎票擬中旨頻旨焉用彼相奸人旁竊懼成鹿馬
曹節王甫事可寒心反覆凡千數百言忠賢聞之大怒已
而左副都御史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罪舉朝大譁忠
賢乃益信其黨之言其黨又告忠賢以公居鄒公之里而
交楊公甚謹於是乃逐楊公而用他事黜公時公遷廷尉
丞數月矣尋卽逮楊公等六君下詔獄拷死緹騎日出以
求其類天下謂必及公公既治囚服訣妻子飲酒俟時久
之不得命而先皇上賓今聖人當陽醜徒伏誅薶亡求廢
有詔復公原官然公已無意更出時時與長安諸貴公絕

交書諸貴公意少延俄十稔公竟死田間嗟乎當公首奮
義惟楊公從之羣賢慕楊公之義皆學楊公其後凡楊公
之徒概多死者然楊公實學公公顧不死及公首承譽命
公從之天下發公之義以及羣賢其後凡公之徒無不庸
者公顧不起由是觀之歷啟以還七十餘年之間天下之
嚴節靜理握固養沖未有如公者也公名思誨字忠甫鼎
梅其別號也始祖德才君當宋南渡自閩徙顧十一傳爲
贈公梅隱先生是爲公父梅隱娶於譚生公公三十七舉
於鄉又十年成進士令臨淮其治決蘊灑煩均畸賦甦疲
遞招撫流亡三百戶民用歌之以治行第一拜監察御史
緬固敢言他所條上君德固守正法等疏陸敬與不能

也官終大理寺左丞生於肅皇帝之四十年月日以崇禎
十年月日卒獲年七十有七元配黎早世追贈孺人繼娶
封孺人黃氏八子皆才曰佺曰价曰儉曰儉曰佺曰佺曰
佺皆黃出曰徐妾白氏出曰价卽元璠丁卯所舉士也孫
男九人曰佺等期今年月葬公南畝淵之陽而曰价以元
璠知公輕千里乞銘不得辭銘曰章水貢水交靈起哲天
祿卯金元城漢鐵北寺嗵嗵黨碑業業碩果或存元茅其
萬姓曰殺之亦不得殺帝曰爵之亦不得爵殆至古人莫
可濡熱狗歟劉公豹文龍德生氣熊熊千年墓碣

劉曰佺

字勿倦贛縣人舉人守贛死難

祭入弟德聚文

崇禎甲申十二月日長兄曰佺已於十月十五除服越四十餘日乃克灑淚爲文告於入弟德聚之靈曰嗚呼入弟之變在去年八月初七日而吾聞訃則在南都十月廿五日也嗚呼痛哉摧心號泣且信且疑踰日乃設位於旅寓呼入弟之魂而哭之同寓皆爲悽慘歎息入弟知之否耶吾去年冒暑北征汝同諸兄送我於玉虹閣何期遂成永訣耶嗚呼吾困厄諸生有年非必卽圖登第亦欲馳驅燕道一瞻天子宮闕以發抒其胸中磊落之氣然滿目風塵不適人意及下第歸而艱苦又百端矣既至南都方將登

臨名山以湔憂鬱而忽聞汝之變矣家中無片字寄我特

從貿易人聞之童僕沈祕七日不使我知懼我聞而悲傷也嗚呼彼知畏我之悲傷而不知七日之不悲傷無以爲兄無以爲子也斯時恨不能卽至老母膝前與汝之柩前也而又行囊如洗哭汝三日後卽移居城外僧廬後木末亭址卽聚寶山方正學先生墓在焉瞻弔感慨隻影孤吟於荒臺古徑之中又烏知歸期何日哉旣而破吉州之報至心緒愈亂歸思益急大江帆檣匿影不得已過蘇州走浙河望虎邱而不登過釣臺而不上抵家則燈節後矣幸

歿而不親衾殮一切拮据經營皆汝二兄任之其無以爲兄又何可言耶嗚呼汝婦必能守節以不辱汝而日上有老母下有諸兄當必撫育教訓汝三子以成汝未竟之志汝或可以瞑目也嗚呼其果可以瞑目也耶

方以智

字密之桐城人翰林檢討革命後爲僧名宏智字愚者浮山全集

風雅居詩序

鳳不必鶴唳鶴不必鳳鳴鐘不必鼓響鼓不必鐘聲此悟道語論詩亦然貴得天地自然之聲各寫其性情而止左氏引詩俱非作者本旨足暢吾懷今人動曰某詩似杜某詩似李某詩似元錢劉似不似姑勿論而煙雲草木山川流峙終日役人而已矣是知詩而不知所以爲詩桃江郭修野仕與時忤以巖穴終九屏去浮素相倡和弱生牧鞭稱道久矣其子仲山繼此三徑惟表章先集是思特走安隱山乞愚者一言愚者讀之才固橫溢使事甚類蘇和仲然正不必以似蘇爲品藻也感於中觸於外醞釀結塞格格喉吻忽吐於毫端造適不及笑矣故傳不傳卽在各人之性情中鄙人揮斤其質甚難因樹織簾斯桃江之質乎煙雲花鳥山川流峙役不役慎毋局局爲

州志卷七十

藝文志

文

國朝

聖祖仁皇帝

御祭故總兵官姚自強文

惟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皇帝遣分巡贛南道江西按察使司僉事任暄猷諭祭故

署都督同知江南蘇松水師總兵官姚自強之靈曰鞠躬

盡瘁臣子之芳蹤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姚自強性行

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焉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示憫惻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尚克歆享

劉武元

字柱國遼東人南贛巡撫

薦舉疏

爲特舉賢守苦績仰祈

聖鑒事竊照贛郡衝殘一省獨居其最同城巡道遷轉不一年來與臣共治者惟贛州府知府郎永清端毅之品英敏之才嚴禁火耗而人人樂爲徵輸痛革行戶而芻粒並無擾取其力行任甲也務靖藜奸之藪其釐剔衙蠹也絕無勾攝之害清獄囚而監無濫禁興文教而士習端修本官莅任旬日正值楚警震鄰臣委以閱視城垣卽捐資修葺共築頽城三處約二百餘丈鼎建望江樓三層城樓四座馬道十面不費朝廷金錢而金湯鞏固及滿師進廣臨贛臣督令備辦糧草委官分任於炎天烈日之下料理支放咸得其宜槽桶鍋刀諸物齊備塔蓋大棚廠三座馬蓬數百間不動民間秋毫而支應裕如靖南將軍恰哈木與諸大人咸亟稱之觀其事無難易力任勞怨其忠君愛民之心臣所身親目擊者何敢沒人之善而默然已乎此

能伏乞我

皇上勅部覈覆如果臣言不謬卽祈恩賜加錄以爲郡守之勞苦者勸庶吏治民生裨益匪淺矣

蔡士英 江西巡撫

請除豁荒蕪疏

爲覆查荒蕪據實確報仰祈

聖鑒事順治九年三月十三日准戶部照會爲再陳虔屬傷殘輕重之狀酌量蠲徵荒熟之數仰祈

聖鑒急救生靈事本部題覆南贛撫臣劉武元題報南贛

二府詳列災傷併應免分數該蠲米二萬四千八百七十

石但前江撫臣夏一諤疏報通省荒蕪田數與南贛撫臣

劉武元疏報南贛二府荒蕪田數內中數目不符檄臣查

報臣卽轉檄各府州官查報聞百姓之呈報荒蕪者疊案

盈凡觀其人無非菜色聽其聲莫不哀痛呼號環繞馬首

懇乞覆查臣以爲前此報數已定豈有遺漏及詢之司道

訪之父老始知從前查報之時尙有地爲賊踞今始恢復

者有民徙他鄉今始歸來者有閭門遭戮開報無人者有

逡巡退縮訛傳報荒卽作官田者以致前撫贛撫各報參

差於是卽日備驛行司移道令其單騎履畝逐一清查具

報隨據各屬備造清冊內開有主無主荒蕪田地共一萬

八千五百畝零較前所報數更加浮臣思江右殘黎屢遭
焚殺其慘倍於他處再照各郡所屬在在皆盜殺之而叛
撫之而亦叛者豈盡樂於走死哉正恐今日歸來明日卽
追徵荒逋死於鋒鏑與死於鞭箠一也故寧從賊而不悔
耳夫有荒而不除與除之而不盡均貽累於百姓故不得
不徹底清查以廣布我

皇上如天之仁解斯民倒懸之厄也伏乞

皇上軫念殘疆立賜殊恩勅部速行議覆准與除豁臣等
遵奉施行

佟國器

字匯白遼東人南贛巡撫

請清查民田荒熟疏

爲分別官民田土仰祈

睿鑒以順民情以清兵餉事案准江南督臣馬鳴佩咨開
准戶部咨開各省地土凡上納錢糧者爲民地不納錢糧
者不分有主無主俱爲官地交與屯道屯廳招民開墾等
因奉

旨依議欽遵轉咨到臣在案於順治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使南瑞道參議遲日震呈解秋季兵餉二萬
兩內稱南贛一府兵餉內有主荒蕪已奉部咨奉有

俞旨准照十二年編派起科止除無主荒缺外該實征銀

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兩零查本年春季餉銀未經奉交
之先本司止將有主開墾者扣除今查部咨有主荒蕪准
於十二年起科其春季已解之餉仍應扣出合春夏秋三
季共扣除一萬七千一百四十六兩九錢八分零又據贛
州府知府郎永清詳稱十二年八月忽蒙藩司坐派有主
荒蕪俱於十二年起科解給柰各屬俱係兵火彫殘之後
今糧貯完而忽加徵窮民勢必逃亡竊恐成熟之田頓轉
荒坵併報各屬已墾未墾數目其未墾願交屯官等因又
據南安府知府胡順忠詳報各縣有主荒蕪已墾未墾數
目其有主未墾荒田百姓願將入官等因到臣據此該臣
移咨江西撫臣郎廷佐內開有主荒糧一項於十二年編
派起科此江西省前任蔡撫院之題准而行於江省者也
自十二年爲始不納糧者不論有主無主俱爲官地交付
屯道廳開墾此奉

旨通行於各省者也普天率土同是

朝廷赤子江省不當獨異但各州縣有主荒地如果已經
開墾或雖未經開墾而本主不願入官願應糧者自應遵
照十二年編派起科之例照額完納如贛州府屬之贛縣
石城等縣三縣有主荒田俱已開墾興國縣已墾約之
三寧都縣已墾約十之八南安府屬之大庾南康崇

猶四縣有主荒田已墾約十之二今除已墾者於十二年起科外而未墾荒糧各屬申稱百姓一聞荒熟並徵之令畝控載道泣訴盈庭不獨有主之荒徵而難應切恐已熟之田拋而成墟情願退歸屯政則民瘼之當念一也贛標兵餉歷來壓欠自前任宜撫院以十一年截算另起而以前欠給餉二萬二千九百有零欠給米三萬九千一百有零各兵呼籲不絕於門今有主荒田一項部文原行補徵起解而署藩坐扣兵餉以莫急之兵餉而待餉於荒郊則機兵之當憫二也再照部文不納糧者原當悉歸官地况民之自願入官者乎若欲攤派熟田勒令包賠而拋荒土田不交付屯官徒滋敲剝之慘終無耕獲之期則屯政之終廢三也當茲經費缺頒司農蒿目極應設法勸輸惟是南贛徵荒一議有萬萬不能行者如何而便於民如何而便於兵如何而興屯政不致相違仍祈裁示以使畫一等因素移去後隨准江西撫臣卽廷佐回咨內開有主荒田十二年分同熟地一體徵糧蓋因部文有不納糧爲官地之行前撫蔡部院恐田旣入官民失恒產是以特疏題請於十二年起科開墾還民爲業是惟恐以有主之田入官爲慮而不虞有情願入官之百姓也今准大咨卽備行司道議確具詳以憑覆覈會題等因回咨到臣准此於本年

三月初二日據嶺北副使史燧呈奉臣牌節催南贛二府有主無主荒地已墾完糧者爲民地若干無主荒地并有主荒地不能墾願入官者爲官地若干備造清冊確看過詳以憑會題等因該本道看得贛南二屬有主荒蕪一項前撫蔡部院特疏具題請於十二年起科蓋惟恐以官地而慮民之失業也詎意一聞開徵之令二屬萬民紛紛籲訴在有司則以急公爲職旣奉派徵敢不催科在小民實爲彫瘵之餘何堪賠累若非仰邀題明爲民請命勢必至縣官日事敲扑下民日見逃亡恐已墾之地土漸成榛莽其未墾之地土何計包賠賦缺餉匱更可慮也今據贛南二府具報前來謹將有主無主荒蕪已墾完糧者爲一冊無主荒蕪已經入官者爲一冊有主荒蕪實不能開墾願入官者爲一冊合候題

允之日歸於屯官可也等因具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蠲免荒糧所以豁虛賠之累而勸耕作之勤也第其間或有已墾未報致滋侵隱之弊奉文以十二年爲始不納糧者不論有主無主俱爲官地則是旣沛浩蕩之恩復寓綜覈之法矣江省前任撫臣蔡士英因慮有主入官民失恆業具疏題准有主荒田於十二年編派起科南贛二郡之民一聞徵荒之令呼號載道願將有主之地交送屯官道府

據以申詳臣念民願入官則其力不任耕可知力既不能
 任耕而欲攤派熟田虛賠賦役徒煩敲朴何益催科且顛
 營兵餉屢欠甚多今署司復以荒糧一項坐扣新餉百姓
 有剝膚之痛兵丁有枵腹之嗟臣日擊虔南地方瘠薄歷
 年鋒鏑摧殘荆棘塞路虎豹晝遊今查有主無主荒蕪田
 土原報五萬零四十一石四十四升零開墾過有主無主
 荒田共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七石二斗二升零應於十二
 年起科無容再議又無主荒蕪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七石
 零已經入官其有主未墾荒糧共一萬七千七百四十石
 二斗五升零既奉有十二年為始不納糧者有主無主俱
 為官地交付屯官開墾之文又奉有十二年編派起科之
 文未定畫一臣伏讀

勅諭內賦役一款隱漏者自首免罪包賠者准其控告察
 確即與豁免欽遵在案是以特疏題明伏祈准照不納糧
 為官地之例交付屯道屯廳開墾則民隱既得寬恤軍需
 不致違悞屯政亦便興舉矣除將各冊移送戶部查覈外
 謹會同江南督臣馬鳴佩江西撫臣鄧廷佐合詞具題伏
 乞

勅部查照議復施行

李元鼎 字梅公吉水人兵部侍郎

知贛州府鄧公德政碑

贛之臣服

大清在順治之三年丙戌越六載壬辰我師公來知郡事
凡四年乙未公以從子撫軍江右例引避士民望望相率
伏虔臺乞留公候代虔臺為請於

朝允之從民志也又一年丙申公行百姓又相率乞再留
未得乃祠而祝公謀紀公夫踐之在贛者書於香盞願公
之久於贛不可得思傳公之德澤以久於贛也遊

峒間紳士以言請予與中丞交有旨壬辰予弟避廬庶常
姪仲章學使與公猶子內翰同謚甚篤予何敢辭竊念
天子思贛劇郡非才無以勝任而愉快也公初守渾源有
能聲吏部臚其狀以聞

上特命公治贛贛至今日豈易治哉天下有時值其難衆
人遜謝不敏志士則攘袂而起乃功之易成也事處其難
衆人倉皇罔措豪傑則奮臂以圖乃德之易見也贛兩經
角距烽燧疊具戶籍僅存者以百計幕府將軍之士櫛比
闌處市肆舟車米鹽布帛樵蘇之利悉專之民不敢與比
數也又地當閩粵之衝用武無寧日兩王專征諸大將軍
更代往來於此者五皆以此為息馬地芻豆槽櫪控騫棚
廠之屬咸取給焉館舍餼牽陸具車馬水具舟楫人夫之

推輓者幾倍是又司農以江右漕粟佐粵軍者萬計丁男
負米度嶺不止以萬計閩屬苦之瑞汀之界巨寇披猖道
中梗民無寧宇凡此開創時之難爲者也至於城垣頽廢
樓櫓牌圯學宮爲武庫爲馬廄鞠茂草矣生徒死喪零落
武健之吏又從而摧折之士氣盡矣子遺之民郭無屋可
處田無犢可耕一二逋耒者旣不能大屠積操奇贏不過
錙銖蠅營而稅征之行奪之有不得其平者以訟聞聽之
以賄以干請以鍛鍊而不以其情也又時多叢脞往郡檄
下屬邑如雨胥吏夜呼村落間雞犬驚吠幾無聊坐之民
矣凡此皆草創後事之難爲者也公深知其難初垂之卮

以宋趙清獻文信國知贛以惠聞心實儀之且惓惓於尊
美屏惡顏其堂以自勗爰詔僚吏父老而諭之曰

天子以此邦畀我軍與之寄國之大政在焉我不敢怠又
曰

天子以爾民畀我閭閻利病兆民之生死寄焉我不敢忘
以身爲招徠曰而民來歸民來歸則勢重而太守尊太守
尊而將卒之勢乃不敢與太守抗而百姓安此交相特之
理也於是一呼而集者數萬人公之政乃次第具舉野無
不耕之士市有漸積之風王師大帥絡繹而至公治爲垣
戒舟車資糧屏履秣馬脂牽供億無乏人人稱其才江

有度師衽席而民不知者至運米入粵公給帑募役不煩
丁夫兩殲大寇靖瑞邑民其人而廬其穴食土輸租矣最
難者往年班師大將敕輶營具善操舟者下輶石營將乃
大搜居民以應雖士人不免兵民洶洶公大憤單騎出西
津奪歸過半民父母妻孥擁馬首位公亦泣營將伏公門
謝其不能歸者公具舟航載糧糗酒蔬以從時盛暑民雖
有牽輓之勞而多免死喪之患者公之力也蓋公文武兼
資又忍威並濟凡事不惜以身先之故功之易成也如此
他如修城繕碑鼎新郡學以及濂溪書院詳照白鹿白鷺
例請歲增科舉三十名而士氣振矣息訟勸耕軍興旁午
筆科倍昔夙勤撫字而民志輯矣平價值以蠲行役杜干
謁以申獄情禁絕差蠹檄各邑撥卒入郡供使令之役期
會大小一以縣役馳令歸告而隸胥需索之端絕矣蓋公
郵民之貧而居己於潔故德之易見也如此公真無愧於
清獻信國也夫昔祭遵耿弇輩在建武爲佐命臣出領方
州皆著保障功居太守爲名臣居列侯爲名將以公方之
何多讓焉上解

聖天子南顧之憂下貽吾民百世之澤其爲功名庸可量
乎宜彰之石以永其傳予泰年誼又沐浴於下流也茲更
借是以不朽矣若慰士民一畱再畱之意則高牙燾而藉

鎮鑰尤不能無望汲公之再至云公諱永清號定菴恩選
貢士遼東廣寧人

爰亭詩集序

大中丞佟公撫我虔之明年余不佞從江淮歸里偶鼓棹
溯流而至與二三舊知尋鬱孤入境遺址拜周元公濂溪
書院見贛郡山高而水深城郭廬舍依稀曠昔且士設於
庠民耕於野韎韐飲飛輦各安其營壘商賈雲集烽燧日
恬而隣封揭竿伏莽者越千里稽首轅門俛受戎索恐後
熙熙穰穰江省十三郡惟贛首稱治安蓋公未到之先所
未有也余不覺起而歎曰治固在人哉辱公以詩文見授

聖明側席元老出入均勞且晚召直綸扉奏詩郊廟鼓吹
休明大雅之遺復見於茲恐翠浪玉虹未得久私我公余
不佞將繼赤烏袞衣之什則斯言其嚆矢也夫

朱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翰林院檢討曝書亭集

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
士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
歸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爲山東按察使僉
事提督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
政司參政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

北道年六十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
花教遠近煽惑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
胡扶記爲亂官兵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
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張嵩相繼卒於師環兩
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上官以方畧獲扶記父子兄弟皆
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人置之內地別部諸黎扶三以
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之於市羣蠻懾服境內盜賊
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爲仇力不勝
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
事者欲徼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司世受冠帶一旦甘
爲禍首舍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鎮安以漢法誥責
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服送還官男州
印其在江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公至相視羊
角石背諸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承平日久
人不知兵洎夫啟禎之際一夫構患監司長吏輒束手無
策羣盜四起天子赫怒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卒之
蠶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向
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地則寇燄何難撲滅惜
予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奏無補天下之大勢爾公則

盡其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曹疏略大業齋文集其

平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
修嗣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葬尊之再從
父弟彝政於公爲外孫懼公名姓不得書於國史從而湮
滅乃具狀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爲祠藏
主以祀屬予記公行事於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於府居城東兮旣舉於鄉遂揚
於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兮爲郎勅法克正五罰不爽苗髮
刑德雙兮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兮爰佐
司馬九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戎功兮誕出掄文去疵而醇
歸予義根發滯蒙兮闕區寧地有巖無比失貴人意違此
邇兮度嶺而南桂水之潯蠻獠所侵屢奮庸兮踰嶺而北
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係陣墉兮世盡愉愉公也飢飭恒集
於枯命之窮兮轅攀輪拒公去不顧死於道路衆所憫兮
有崇者邱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鬣封兮公雖無祀女子
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兮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
方馨宗兮

看竹圖記

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
水錢唐戴蒼爲畫烟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
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看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

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
客遊大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旣而留山東見冶源
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
予言金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
李檮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
非竹者蓋予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
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於霜或厄於閭若夫竹苟護其本
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
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
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吳越海
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於籜而驟于夫煙霄也文
章之爲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而壅之其生也柯葉
必異然則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賈還樸

涪川人進士內閣中書

會昌縣志序

十四年乙卯春余出宰會昌值會新殘於寇瘡痍未復甫
定則進鄉碩耆士於庭而與謀治所先務因得探其民風
則見士淳而農愿地瘠而土疎有唐魏之遺勤力作急賦
稅提提如也往披圖牒會爲江西極南地左闔右粵去省
會旣隔遠意必俗尙異宜曠得難治所見乃如是何所聞

之不逮也時玉山董君二吉司訓於會教有成矣出其所纂會志示余余讀之事詳而覈文簡以吉博綜一邑之始終文獻理道具是矣余何言之可贊蓋聞古者疆域之制始於黃帝成於大禹故黑白以辨其色剛柔以辨其性物植以辨其材南北之殊其等高下之異其位天時因之人事因之先王經理天下分別萬國以成則壤之規自古及今未有易也會本荒徼之區秦漢以來世隸南康軍至宋太平興國始建爲邑其後升爲州降爲縣沿革變遷之紛紜亦多故矣幅員旣隘土田鮮少小民力穡婦織絁不足以供衣食重去鄉無戀遷化居之利無奇技淫巧之眩至於介士貞女碩德義樞則時有聞者又似浸漬於禮讓之風爲然也獨是邊經服古之儒恂恂不絕於世而數百年之間所稱鉅公偉人與科目之登於仕版者可屈指計且歲被兵攻城屠邑之慘數告矣詎亦地氣使然耶雖然天下容有不齊之地而有至一之道蘇子曰惟聖人爲能因風會之趨而善用其權權之所在而道寓焉措置各當補偏救弊是又在司牧者之汲汲也會雖小諸侯之國哉而禮樂刑政之具備焉此志之作容可忽諸會向未有舊志購得抄本數帙荒蕪雜亂董君爲訪故老採遺逸編輯成書值寇訖未就梓也亦不敏得以其暇謬爲寓目而論次

焉非曰增美亦樂觀其成云爾

湯

斌 字孔伯睢州人禮部尚書諡文正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戊午宋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權贛關於其行也同朝士大夫贈之以詩至益卷軸余於宋子姻友也適應召來都下不可以無言贛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遠往時權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數而已後用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北多故戈鋌縱橫於蠻洞瘴溪之間賈客冒險往還其難十倍於承平時今國儲告匱餽需孔殷而商旅之難如此牧仲茲往可不加之意乎然此固牧仲之所優爲者也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實之意動輒曰時不可也事多掣肘也牧仲之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不細定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僞稽之律例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卽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而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亦多矣今其視權也由司寇推舉

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勅其體爲京朝官與督撫藩鎮不相轄也非若部郎之多旁掣其肘者也吾嘗謂司權政者行役之需索信放關之期會則商不病杜豪強之夾持紀權貴之請託則課不訕而其要在律已嚴而綜核慎

此皆牧仲之所優爲者也而余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
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急者人才也古人宦轍
所至必以諮訪人才爲首務其所謂人才者非詞華藻麗
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略足以匡時有精
苦之志有深沈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
山窮谷遯世無悶或浮沈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
不能相求也江西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
無其人乎余昔參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
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
山一訪亦以端于深蘊交修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
其姓氏未能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爲人屈指當
日已二十年而河山修阻時光荏苒惟有浩歎天生人才
無間今古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
所未盡知焉還

朝以此爲使歸之獻則牧仲之所報國者深矣

汪琬 字茗文長洲人翰林院編修

送宋牧仲權贛州關序

康熙十七年仲冬之吉刑部宋子牧仲方以才能簡任關
使者於贛州頗行京師諸相識率皆往而餞之又以詩贈
之其得意猶未已復命予序其端予歎息謂牧仲曰琬蓋

嘗受教鄉先生矣願明以語子勝國時士大夫爲郎吏者
往往不樂任戶曹戶曹者亦往往退讓不欲以分司之職
受知於其長爲分司者又皆不汲汲於征利而惟務以寬
恤往來之行旅此所以商賈富饒吏民安樂而士大夫亦
多廉恥之風也比年以來其時其勢率異此固關政日益
嚴而所以句稽利弊者亦日益巧且密於是商賈之子錢
易耗多則舟車不前而貿易漸稀貿易者稀則所產患其
不售而遠方難得之物黠者將居之以爲奇故其價急趨
於翔踊民間旣驟然告困而算緡亦策無所出爲國家致
富之術如是可乎故猶自詫曰我才也我能也是知其一
不知其二者也以寬大爲政以招徠捐惠爲心上不闕軍
國之供而下不貽遠人之怨是在吾子勉之而已至於顛
州山水之雄魚鮮橘柚花竹之美與夫親舊僚友攜樽設
祖慙勤道故黯然傷別之情舉凡見之詩者皆不暇以云
也

下士禎

號阮亭新城人刑部尙書

雙江唱和集序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
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一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
語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

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爲刻畫山水
之詞務窮幽極渺挾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
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爲宗至唐王摩
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
而山水之奇怪靈闕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
已矣虔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之奇爲東南山水最
勝處宋君牧仲奉命視摧其地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爲政
清靜務與商旅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爲
詩歌又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輩遐蹟金精山中君皆能
致之相與流連唱和至駕扁舟數千里所過如匡廬九子
彭蠡落星諸奇勝畢見於其詩盛矣哉古未有也今讀
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
有張王樂府益山水之奇秀至是而刻露無餘而康樂以
還諸家之體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顧
石烽燧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濯
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余旣爲評次之而爲述其梗
概如此

易學實 字去浮雋都人分宜教諭

宣義大將軍平寇碑

天子康熙十七年秋額茲南服命宣義大將軍往綏海隅

日惟汝元戎所過有藏疾於山伏戎於莽者汝當濯征霆
掃俾此羣黎出水火而登衽席以抒余一人宵旰憂是汝
嘉績將多於前人也於是大將軍肅將 天威整旅南指
先是康熙十三年閩粵軍興盜名字者崛起時贛之興國
流擊聚衆保據崖石峯險廣袤西通吉安之永豐泰和萬
安諸縣而東北則接雩都寧都石城瑞金四邑之境然當
其發難之初當事玩之官兵易之殆於滋蔓九寨連附鳴
張猥依煽聚日繁漸難圖矣六年之內習用騎縻賊遂敢
殺我信使卧榻之側黜息雷聞置弗問也惟我大將軍以
十八年六月十八日辛巳師駐雩都督李以江撫標兵
至總兵許以南贛鎮兵至吉則萬安龍泉永新贛則寧都
瑞金會昌雩都興國之防兵義勇先後雲集辛卯誓師鼓
行大將軍下令曰往者官兵進剿皆未至賊穴一舍之外
而營是我兵示怯而賊益輕我甚者曠日遲久不見賊而
還非師律也今與諸將士約賊雖狡而實愚狃於往事謂
我兵必不深入今出不意疾驅奪其阻薄其嚙窟賊可旦
夕擒也是夜師次長布壬辰駐虎坑癸巳直搗崖石高壘
相望賊深溝重柵以抗我我兵圍其東南西三面而北絕
其水道謀告乾田寨去崖石三十里盜糧充積夜則問道
囊負接餉崖石大將軍用謀言先以奇兵襲破之斬獲無

數丙申攻南寨賊惶惶救火寨垂破值注雨退兵壬寅我
兵峰擁登山攻益急破其北寨賊窘懼乞降大將軍不許
癸卯賊魁自縛伏轅門口崖石負固六年官兵每聲言進
剿軍距崖石馬牛風不相及未嘗一矢加遺不意將軍糜
載親臨從天而下我等膽墮魂游復敢叛服不常哉是役
也游擊將軍張芳預幃幄新安鮑夔生實參軍事身當矢
礮督士卒先登者中軍都督胡順左右游擊何奕賈重俊
及因壘就降執訊分別良民子女還所親屬者贖軍司馬
孫公復也至於士飽馬騰則時糗糧供植幹多芻茭雩令
張敞無敢不逮由是上首功外所俘獲與器械輜重牛畜
分賞將士幕府紀簿茲不備焉一時百里之內牛酒日至
歌舞載道頂盆辦香向大將軍號請曰自軍興以來百姓
既遭蹂躪又苦供億已無生民之樂矣今幸大將軍不旬
日逋寇蕩平始獲更生竊慮根株雖撥轉睫而枝葉扶蘇
復尋斧斯此方百姓豈堪再乎大將軍曰予誓滅此朝食
弗留餘憾今崖石歸誠鯉公首惡伏辜餘孽散遣我陵我
阿矣至若近阿七十餘寨如城岡佛嶺迴龍寶石中邦雲
霄等九寨皆次第芟薙或逃離歸籍或降邱就土審其要
害留兵守之善後機宜經營成緒豈至遺種茲土若顛木
之有欒哉汝當佃汝田宅汝宅鼓腹以樂太平有日也

頌曰於皇景運四隩蒙庥蠢茲蟻醜穹覆爲仇如叢有虺
如樹有鶴其生朝夕亦若蚍蜉

天子南顧聿求厥寧咨爾勳碩文武惟屏簡書赫若七章
朱襟大江之西黃龍青雀元戎直指嶺北重灘崖石峩峩
輟耕而嘆自矜螳臂當我大車惟大將軍羽扇舒徐六月
棲棲赤日吹霓窮猿落膽始悔噬臍千羣面縛將軍不許
了此五日吹鏡振旅釜魚檻獸肉刀俎軍門號泣渠魁
乞宥繫壘連連奔角蹶蹶南人不反望公如天乃棄其刀
乃折其柝蔡人吾人安於什伍乃命司馬乃別貞邪良民
子女悉還於家提攜道路涕泣感恩婦依其夫弟饒其親

子依其父祖依其孫向期再世聚首家門我家我室我田
我牛自今以後始望有秋王旅在市肆則不變王旅在塗
行人舞忭六載守埤五漏嚴霜今弛夜柝我衾我裳三郊
三遂免於徒役大東小東酒漿宰責馬牛不逸雞犬孳生
烟火千里聲聞火鳴未破我斧未缺我斨九斿袞衣公菱
在堂武侯瀘水叔子峴南千秋萬世有待而三

中丞李養愚先生文集序

中丞李養愚先生歿之七十年學實始得從其孫基宏索
讀遺稿因約而梓之以傳敬爲之序曰神廟初學者以航
空守寂爲主靜遂流而厭棄事物離絕倫常致使四十餘

年之內士大夫高自期許其上者蕩逸清曠塵垢世務下則汨清利祿潰隘舊防而訾戒懼慎獨之爲無與於自然也夫以真小人而無忌憚易見也以似君子之小人而無忌憚其爲人心之害豈不在幾微之間哉此所以一再傳而貽憂君父決裂九圍君子於此有不忍言者矣惟先生之學立誠貞教豫砥未流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大約主河津而溯考亭貴躬行薄講說兢兢克治平實精嚴令先生升洙泗授受之堂其於曾閔之壽必當進與同列矣至跡先生敷歷中外則給事戶垣極疏而沮江陵之吉服與大婚爲鄒忠介之後勁出撫三吳則振節綱紀正色而成兩相之賢當時稱爲周文襄之後係釐一人而兼有神龍之譽然予尤閱先生當上章集藁時家報之略曰論元輔一疏自大人畢覽外慎無出示也故凡人告嘉言皆削稿不傳而至今里中且稱說其開府吳中歸一舟短簾不異范希文鬻馬徒步之事家居矮屋數椽緇袍蔬食同於寒素惟以篤行密證無務名高以規模來學是又先生忠焚諫草清畏人知方之古大臣又何以加歟嗟乎使神廟四十餘年之內皆如先生之學術事功亦安得有生心害政發政害事之譏也哉予是以序先生而追感人心世道之變更有不勝其隱歎焉

明勅封孺人劉毋黃氏墓誌銘

丙戌十月四日 大兵克贛州故明大理寺左寺丞劉公
諱思誨元配誥封黃孺人死於家伯子舉人曰佺孫良琰
同日死佺妻謝氏婦周氏溺池水死仲子舉人曰佺以疾
留雩都佺妻曾氏子良翼溺家園後池死第五婦宋氏自
縊死於樓越二日冢孫良靖收孺人屍掩後園淺土明年
丁亥三月始備棺衾出尸殮之復厝園中不能改卜也越
五年是爲順治之七年月日其子曰儉同孫良靖卜葬雩
都西郊郭屋寮之陽致書於佺佺之友雩都易學實爲銘
其墓石且曰儉兄弟與子三十年知交吾毋孺人之行予
知之吾毋孺人之死全節以報國不獨子知之儉不必爲
狀而亦不必狀也嗚呼學實於丙戌十月之事蓋深有痛
焉當是時 大兵攻圍贛州七月矣督師東閣大學士楊
廷麟總督巡撫南贛都御史萬元吉與贛人効死守是夜
三鼓守陴者懈官兵襲陷東南之角贛人拒戰女牆內不
勝復接戰衢巷執義不降楊萬二公死之從官死事者不
勝書而况劉氏之一門乎劉氏之一門不勝書而况贛城
百萬戶之義士乎學實是以每執筆而輒止乃今於夫人
之銘也則又不能不書且因以及其一門同難之子婦焉
嗚呼千百世後因余之文以弔劉氏一門之死其於贛城

數百萬之義士當有不能忘情者矣夫人諱某先祖文顯
人也歸時大理已登賢書夫人以室女配公大理成進士
令臨淮拜湖廣道監察御史兩膺誥封孺人熹宗朝公巡
按北直以忤璫遷大理丞歷官二十年稱名御史而孺人
內佐有蘋藻風八男子曰佺崇禎壬午經魁曰佺天啟丁
卯舉人曰儉大學生曰佺曰佺並諸生先卒而曰佺
則以憂憤卒雩都之馬嶺蓋在戊子五月也曰儉與庶子
曰佺俱諸生則後夫人而卒者佺以同日附葬焉孫良靖
良撰良翊良珩良珩良疇良瑋諸生也孺人生萬曆辛巳
三月初六日享年六十有六先是丙戌夏五月佺佺奉孺
人遊亂雩都依余於南山之需巖秋八月佺慷慨向余曰
吾家世受國恩當與贛城俱存亡而孺人亦毅然欲以全
節見大理地下余送之南江相視而別遂舉家赴贛難鳴
呼豈非所謂見危授命勇於就義者哉佺遺骸不可得二
子望哭招其魂結帛葬之謝氏穴中並附夫人墓左銘曰
善不勝書書其大者人不勝書書其貴者夫人麟公子趾
麟不生趾必死反袂拭面書此而止

王 郊 祥符人

守贛紀實

康熙十二年冬十月

詔以王紫綬補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贛南道公汴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左春坊中允外補十一月抵任明年正月十九公誕守令咸集忽傳鼓報吳三桂反罷酒謁總鎮劉進寶曰吳逆搆亂此邦爲閩粵咽喉賊所必爭且未知作何狀卽知可策其成敗劉曰試言之公曰舉大事必爭全勢關中彼分藩舊地形勝甲天下出不意由川蜀間道疾馳入關據之某某皆降將必起而應之猝未易圖若戀巢穴計萬全稽之時日則大兵四集堵截沿江要害能飛渡哉至若頓兵湖南師老財匱殄滅可計而待也偵至出湖南劉曰公料敵如神賊不足平也自是虛表商權請

昆弟一日語劉曰嶺北界三省前胡設軍門彈壓今多事公雖有大略如權輕何復設巡撫是今日第一要着爰削牘陳利害

廷議以江西巡撫移駐贛時尙無烽火之驚公整飭吏治和輯士民葺廉泉書院仿王文成遺教而修行之聞風來者皆虛懷延接寧都有三魏先生布衣抗節公造廬訂交十四年春閩逆將掠寧都石城山賊蜂起倡團練法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土寇始不能逞冬劉總鎮爲馬嘯背傷重殞田中軍吳參將相繼歿擢隨征夸蘭大哲爾肯爲統兵李崇基爲中軍周機警得士心意輕新鎮巡撫白公

色純憂懼亦卒十五年春二月吳逆僞將高得捷韓大任
由桂陽襲破吉安贛州戒嚴賊將致書說降公斬來使上
其書既復差官陳琦昭以僞劄又手刃之時左營入謁屏
左右曰今重圍四合危如累卵此英傑識時務決去就之
日也公答曰公儒將識君臣大義當與城存亡耳周要以
乏餉乃議捐助括富商得金俾之未幾粵東變至陷南安
逼贛三十里而陣初孫延齡叛廣西

朝廷遣鎮南將軍舒頽穆三軍與安達公尙之信合兵進
勦之信疑懼遂反自稱總統大將軍以嚴自明爲先鋒逆
擊鎮南兵長驅直抵南康贛兵望風股栗人情洶洶公登
陣誓衆冒矢石擣火藥發礮擊賊十指盡腫三魏先生聞

警來省公曰吾父以諸生罵闖賊死未知葬所今吾愛
天子命不能保封疆是不忠也辱先人名不孝也死無辭
然有以累先生乃屬幼子郊於善伯使父事之變姓名爲
魏世隆以冰叔爲師其弟和公潛住嵯峨寺將經紀後事
時郊年十三中夜聞父母泣驚起問故公曰汝知我家住
何地門何向曰知之又曰汝兄汝族若某某識之乎曰識
之乃泣曰旦夕城破我不復撫汝魏先生攜爾匿翠微峰
頂乳之道通詣闕白事耳時家人婦方葺履牖下百衲
其孺與袴爲走計聞公言卽棄去於是內外莫不以義自

奮雖垂髫婢亦思捐軀殉主矣鎮南之兵敗也惶遽欲入城閉門拒之鎮南怒公反覆啓勸意乃解又獻破賊密計舉許盛許海上投誠所部海鬼能出沒波濤中故貌寢鎮南曰若亦能破賊乎副都統蟒吉鬼力贊公勉之曰將軍智勇鬱鬱久居此今日乃取富貴之秋也盛踴躍去與兄貞率五百人穴地出泗江半夜繞自明營後大呼殺入皆裸體輪刀猙猛無敵賊衆擾亂莫測所從來大潰奔蟒都統率滿兵追擊復南安凡死守八十八日至是境內粗安鎮標列校以勦土寇爲名擾村堡公白總鎮兵得戢議後泰和萬安泰和西北有螺山間道達墨潭登舟可直抵南

昌遂分兵進克二城路始通藩司解餉至發附近倉穀濟軍煮粥賑難民全活無算三年來焦心勞思鬚髮盡白口兩餐脫粟苦菜而已會新撫佟公國正至嘉公守城功寄以心膂旋以秩滿推陞浙江糧儲道布政使參政是爲十五年十一月也郡民趨撫輿願請留任撫軍以爲積勞之後宜得便地稍休聽赴新任民號泣祖送勒石頌功德見者欣慕謂可與文成後先濟美云公字金章號蓼航紫綬其諱也

本仁按兵憲志康熙十餘年間賴無圍城受困之事王公紫綬於十二年出爲贛南巡道時汀吉不靖官兵道賴俱德無慮日紫綬尚意奉其大帥務以全活善旁邑草寇竊發嚴設屯練諸法據張志載其政

續止此張志修於五十二年相距未遠若果功業彪炳何至落落數言此篇乃其幼子郊所撰一家之言本不足徵信姑存以俟考

王鼎相

字梅巖興國人選貢

興國改復河道記

環興皆山也巉巖萬疊在東北爲尤甚山隙有泉涓涓而不息者河源也東曰澗水北曰濊水交集而赴城東者河流也東北故有洑障二水之迅激濊曰龍洲過縣前興邑出二元是也城南里許有潭廣且深南流匯焉世傳許旌陽斬蛟至此故曰龍王潭迨洲爲波臣所嚙潭亦淤塞殆盡明何侯應彪建龍興橋砥之不數年而水漲橋圯狂瀾

幾莫挽焉所幸者距城二二里有春口壩當炎離之障水乃透迤而折於東昔忠介嘗植松以固河隄故後人思之呼爲海松也由東再折於西有石橫江中若濡筆狀是名橫石潭前十餘武又有石長數丈延袤而枕江干因名枕石二石交爲鎖鑰故水得紆回停蓄於東南爲靈秀之攸萃者賴有此也明季誤改河流南岸漸潰戊子之亂隄防不修洪波疊作水道之東者遂盡徙而南矣數十年人文衰謝戶口凋殘且歲歲傷稼穡而壤墳廬前邑侯向公王公亦嘗從士民請銳意濬復卒之經營數載而皆無成功豈河道不可復耶抑未得其人未遇其時而有待於今耶

我邑侯黃公備循良之德而兼敏練之才莅興七載拯溺
亨屯之績穎不勝書如城池之修爲百里固金湯也文廟
之建爲泮沼育人才也崖石之平諸寨之撫爲激水驅鯨
鱣也邑治譙樓之更造爲仰沫流者澄源本也流亡荒蕪
之招墾爲哀中澤者息嗷嗷也布津梁以利涉施粥米以
賑貧省刑獄以恤無辜者登水火之民於誼席也至於却
金免贖與止水並其清優復養賢與西江同其潤察荒畝
而請蠲恤代流亡而補遺賦則又如時雨之澤枯槁非僅
涓滴細流已也邑人頌之固已垂明德於千古矣客歲奉
撫憲俯咨利病復條舉三事以陳皆可其議自冬徂春業
於防崖石禁屯害二者次第見諸施行矣維茲九月農功
正畢又幸觀察丁公郡守李公郡丞耿公白公加意撫綏
民有餘力之日遂以復河流一事咨紳士告父老子弟諷
吉而肇功焉令甫下無遠邇咸輻輳至公率僚屬步履河
干量水道之長短均里甲之縮贏察用功之難易酌人夫
之裒益矢公矢慎毫無偏倚日夜巡視工所雖風雨不辭
勤者賞逸者懲濟其飢寒慰其勞苦至新河之塞更有異
焉蓋河流極卑河身極廣曩者旋阻旋潰是以中道而廢
公曰難易成敗人耳於河奚與惟是濬之深斯塞之易爾
民爲政竹木金石之多其費修築隄防之熟其籌則我爲

政我其敢不竭心力貽爾民以安瀾耶未幾而故道果開
新河果塞經始於是月朔二至廿七而告成焉鼎惟治河
之役自古爲艱矧荒殘如興賦役憲件之難呼應者百倍
他邑也自非念切痼瘼飢溺由己安肯妨時日忘胼胝爲
此利害不切身之事乎且民亦勞止動生怨咨苟恩義未
深入人心有不川壅而潰者幾何矣以是益知公之愛民
深而信於民者素也予故謹誌之爲異日采風者告

鍾夢麟

字天瑞興國人

平崖石寇碑辯

崖石屬在興國縣治之東沓嶂亘天甲寅之變附近諸山
悉爲萑苻淵藪丁巳四月邑侯黃公惟桂浚任多方設法

勦撫互用踰兩載而投誠歸順者十之六七獨崖寇未明
恃其黨倍於諸砦且四臨深谷兩顧雲瑞寧四邑之邊鄙
皆在數十里內鮮不苦其抄掠己未六月宣義將軍提大
兵進勦黃公條陳四事曰及天時扼險要斷水源絕糧道
又繪爲山形以進將軍以崖石雖屬興國路多險棘難行
且賊巢穴多梗不能直抵其砦遂假道雲都與贛師會督
兵仰攻不可上乃列長圍守之如黃公所陳於是賊無所
掠窘甚請就撫再三許之未明等面縛赴轅門上爲劄
印及兵數冊籍遂平數年之劇寇時雲興兩邑雖同職

運然軍中百凡所需自進兵以及奏凱悉於興邑是時
則假道資指點耳乃易孝廉作平寇碑以其功獨歸
張公且以城岡佛嶺迴龍寶石中邦經公各砦并久
版圖殊不知崖石諸寇自叛踞以來剽撫文檄無一
不責令興國豈有糗糧楨幹芻藜之屬不取之八十
里之興國顧反取之二百里之雩都者乎且投誠冊
籍興國案積如山無論當日之軍需夫役供億若何
卽邑令之憂心疲力措置籌畫本邑之與鄰封未可
同日語矣譬之鬪然興國同室也雩都鄉鄰也鄉鄰
之鬪與同室之鬪孰緩孰急救鄉鄰之鬪與救同室
之鬪孰勞孰逸是役也謂張公爲無功固不可獨舉
首功之黃公而泯滅之則情理爲難矣其者并地勢
疆域而錯亂其說則以室中之堂奧階除指爲鄉鄰
之闔域尤不思之甚矣孝廉方以文章名吾郡恐其
言一出不知者據以爲實吾邑侯張公行奉大中丞
檄修郡志地形離合功賞虛實於是乎權衡故不敢
不正其說以就正焉

楊文彩

楊子書繹自序

彩伏讀尙書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竊嘆此一言者
足以蔽虞夏商周四代之治而古今升降之大端也何也

有天下者如第曰吾爲君而已雖曰刑人殺人以爲吾實其君奚得而不可哉惟曰作之師則天下之人皆其子弟也是故蒙者養之才者育之頗僻頑逆不可容者強教之元后作民父母由此其稱也今書自武王以前固未有作師之說然史之贊堯則曰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舜美皋陶則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教所以爲主也刑所以爲輔也禹曰祇台德先湯誥諸侯曰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亦越武王訪於箕子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由是觀之堯舜以來數聖人者皆皇皇焉作天下之師固不以生民衣食富足立爲學校師儒之文遂畢吾事而已也盤庚之遷殷也至勤始終教誨周公治頑民既作多士多方以教告之其後復以君陳畢公相繼訓示當其時使其君之聲靈赫濯於上彼殷之大家世族曷敢傲康洛之頑民又奚待三紀旣歷而後帖志不敢動搖哉三代而下蓋有徙其民以實某地新撫其民而民叛者考其所以處置則大略不出愚之劫之兩者使其民不得不俯而聽我則已矣故朱子曰秦漢以來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者至於師道則絕無矣孟子曰及是時明其政刑彼戰國之季能以政刑之治治者尙不可得豈復能識禮樂爲何事此後世之民所以不得安其性命卽號有能者僅爲之

小補焉爾天下不復見唐虞三代之盛蓋已久矣孔子之
告顏回也曰樂則韶舞夫韶樂可舞則虞治可興孔子特
不得天下而君之孔子得天下而君之固所謂以作師者
作君也讀虞夏商周之書者感於泰誓之辭而興起焉為
君者必有以師天下為相者必輔其君以師天下天下一
日復見唐虞三代之盛庶幾讀其書無負於聖人者與

彭士望

南昌人恥躬堂集

楊文正公傳

楊廷麟字伯祥一字機部晚自稱兼山清江人年十四為
諸生不為邑人所知惟祝給事耀祖奇其文恩選貢士庚
午舉南監鄉試辛未進士第二人及殿試大瑞曹化淳揚
言上屬意第二人麟絕不與通遂抑置二甲改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與黃道周交最善以學行相砥册封蜀却藩
王萬金餽充經筵說書隨事規正上有忠厚正直之臣之
論曹瑞選班行欲為禮廷麟輒趨去益大忤俄樞輔楊嗣
昌奪情道周直諫上頻怒終惜其清操諭之出廷麟繼疏
得嚴旨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命監蜀輔劉宇亮軍宇亮稍
凌折之麟不為下又與西督孫輔廷忤宇亮既入改麟贊
畫隨宣督盧象昇出關外象昇深相推重麟差幹他出象
昇與敵戰敗死麟還購其屍為親洗頸血輿棺候命奏上

將以同敗脫逃中麟危法麟出文書月日乃得薄罰譴外用回籍需次先是道周以諫忤謫江西藩幕江撫解學龍疏薦道周上大震怒並削職遣緹騎逮至京廷杖下詔獄大學生徐仲吉疏救激切杖百下獄究主使并逮廷麟暨海內知名士十數人麟慨然就道時周延儒再相以微言解免道周等俱得戍道遇廷麟賦詩爲別麟抵京乃赴部獄得旨放還延儒故主辛未會試欲引麟復翰林屬所知諭意麟曰進退必宜以道被罪人乃得官天下其謂我何世有肆筵召客而束縛以來者乎一夕出次蘆溝橋朝士始聞其去此歸里聲望震天下時中原寇熾麟留意人材雖筦庫盜賊方術亦虛已禮之癸未獻賊偏師入吉安麟集紳士議死守抗賊罕有應者麟與一二門生居城中賊尋解去甲申麟移居會城五月聞國變與吉水劉同升等哭臨澹臺祠南都新立陞麟左中允左庶子麟不赴官而江輔姜曰廣爲麟鄉試座師爲馬士英所持爲飛語中麟庇親弄兵留連省會以遙應其師曰廣不附策立之局並連同升及麟友彭士望等禍且不測士望促麟罷兵歸臨江麟遂自署兼山蓋意兼文謝兩山以死自決矣乙酉五月南都陷大清兵入南昌廷麟棄妻子隻身入贛州趨贛撫李永茂起兵六月同升亦至相與痛哭爲戰守備七

月疏賀天興詔晉廷麟東閣大學士禮部左侍郎同江廣
勦撫事永茂同升名進官有差八月 大清兵趨萬安界
遣檄招降麟爲永畫策命標帥徐必達率粵將陳課童以
振吳玉簡等兵五千人持之相及於龍泉必達親督陣士
殊死戰遂復吉安諸將中怯氣驕揚帆次贛州要求封爵
語不遜永茂駭怒莫能制時廷麟強起士望山中甫及贛
知爲必達舊交語永茂堅請重入必達軍中調和諸將諸
將始復還吉安營梅林扼江爲守與敵戰輒勝吉舊帥胡
長蔭始得坐鎮郡城夾江防截冬十月廷麟上諸將功徧
加陞賞並進麟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少傅兵部尙書便宜
行事賜尙方劍召詣行在面對再疏懇辭不允丙戌正月
以萬元吉爲贛督兵部尙書元吉至吉安奉命廷麟入直
專辦楚江事先是元吉以謫遷爲嗣昌贊畫攻嗣昌者遂
目元吉爲黨又道周詣戍元吉往晤語不合道周晨駕去
元吉亦深銜之麟亦與元吉互相詬譏元吉將至麟先戒
幕屬今議復同仇決不敢以宿憾僨公事及見相持泣拜
甚歡以故士氣自倍是月御史陳蓋督滇兵三千至器械
紀律精銳無比麟閱之喜與蓋深相結其渠帥屢以破敵
而粵兵久留思歸忌滇兵功欲私鬪麟移滇兵屯隔岸知
粵俗信鬼以拜水爲重誓與蓋並舟中流冠帶盛服爲文

誓水神兩軍數萬人夾岸跪聽麟再拜讀誓詞旨峻烈兩軍皆投戈大呼稽首江水爲滸自是更相救如左右手

大清兵思一戰決去方晨以生力兵衝吳玉簡營玉簡兵方飯大清兵拔柵竟進營大亂必達聯營呼救倉猝不支達登舟自發大銃不中乃大呼赴江從者救登舟刻許復自沈也陳童諸營一時大譟殊死戰傍午滇兵歸自安福由神岡山繞出敵背偃旗截殺敵駭顧曰滇兵至矣遂奔潰吉之守也滇粵兵隔江列營扼入贛孔道長蔭擁重兵城守犄角並援敵每不得爭上游窺吉長蔭故東海侯裔募兵多餉不能給間鬻富人官足軍食且不善事督府

元吉薄責之蔭大憤辭去元吉移鎮入城滇粵兵不滿二萬人不可分城守益弱麟元吉議以步騎夾岸搜勦中流用巨筏載大礮直搗南昌遂移前軍次吉水麟元吉尙留郡城大清兵果趨城下乘虛躡我麟疾棹小艇乘漲下吉水追前軍還時南風勁麟泣拜反風諸軍飽帆兼步騎一F抵郡與戰敗之諸將益驕易視敵樹柵堅守將以逸待勞三月麟復移鎮贛南盡以西事付元吉俄而永豐陷滇師復恃功以督府節制過嚴多齟齬軍氣益老與大清兵戰不勝元吉登陴堅守四月戰屢敗遂陷吉安元吉退保贛州先乙酉秋益國永寧王招撫粵寇閩總蕭陞等

數萬人轉戰湖東屢挫敵追至進賢屯撫州俟西師乘勝併力取南昌威名頗盛朝議疑之或欲并取永寧以獻故東兵孤立無後繼 大清兵乘間攻陷撫州永寧被執

大清將王得仁再陷建昌麟東顧且慮敵從南路夾攻窺贛顧西師新敗無可用而粵寇前四營衆數萬蹂躪旁邑肆屠掠悍鬪無禦者舊兵科給事會應遴建議招撫麟而稱善命應遴次男傅燦與副將劉天駟分入四營招撫之疏薦應遴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理衆師傅燦爲職方司主事監其軍薦擢漳南道劉廣允爲江撫以士望調和諸將下吉安功人不報並薦分守湖東道監軍以

監紀推官楊文琦等接運東餉薦都督張琮挂先鋒將軍印制可勅四營爲龍武新營授文武及新營領佐官各有差麟鼓勵新附趨寧都專事東方行有日矣五月 大清兵攻贛急麟召諸將議曰贛爲閩粵門戶贛失則大事危矣遂率新營及琮等水陸返援贛戰於隔江琮先出斬殺數人新營繼進 大清兵分騎橫截矢發如雨新營兵每裸袒入陣死者甚衆遂奔潰獨琮率死士力戰得免廣允被執傳燦擁親隨數千人誓死扼茅店不去新營潰兵稍合麟招集散亡僅能成軍七月移雩都爲贛聲援將整衆復進而近雩百里內外新營縱掠淫殺竟不可制麟恨滿

以計散之令還粵僅率所部數百人入贛城爲死守計元吉亦苦諸將兵驕悍戰既不勝而粵兵飽掠如新營與麟以大義鼓勵居人令結義勇編社甲人自爲戰每開關踴躍奮進殺敵甚多久之雖婦人孺子磨槩制挺赴鬪麟元吉令諸文武分地乘城督兵總城出入更番戰守堅待援師事聞特勅獎勵賜郡名忠誠旌其義九月元吉趨職方六吉調狼兵數萬將次南安聞水師羅亞夫敗一夕潰去滇粵兵亦漸解散城乏食兵科給事楊文薦吏部員外郎龔芬並入同效死是月間汀變城中震駭外援無一人至者守陴皆飢困冬十月四日大清兵自南門入城陷廷麟戎服帶刀從一僕行至清水塘僕登樹望敵騎且至急報麟麟騰入塘內積屍平池因奮擠羣屍間至水漸深展轉數刻而絕元吉亦別赴水死三日索麟屍得之塘中面如生握拳張髯氣凜凜不可犯因設位合祭藁葬南門外一時同麟死者麟族弟廷鴻翰林院編修兼兵科給事萬發祥太僕少卿嶺北道彭期生御史姚奇允主事黎遂球周璉黃肇基錢謙亨曾嗣宗進士符遡中贛縣令林奎春監紀楊文琦黃尙寶王其崧王其隆符述申贛紳盧觀象月世光劉曰佺標將陳烈揚第四死尤烈罵不絕口寸磔之文薦被執至南昌不屈嘔血死執署總兵劉天驕

於南昌戊子事聞行在贈廷麟新淦伯少傅謚文正麟無
守贛責初與元吉交惡卒同死天下稱之必曰楊萬麟先
在吉安寄諭其鄉故人門生鄒瑄鄧岳壽黃尙賓等起義
廬嶺爲內應兵敗殺嶺下數千人始事俱亡破家以故麟
妻子不能安其鄉族弟廷鴻爲周旋護詣行在麟元夫人
早卒繼妻朱博學能文有幹識麟初糾嗣昌謫邊塞及以
道周事被逮最後趨贛起兵朱咸以大義勗成俾勿返願
至是病卒汀州麟一慟絕口不復言汀破次子琦僅七齡
僕楊學縋城出之負奔數百里以寄其門人彭錕家庚寅
寧都城破錕殉難琦爲兵掠士望傾橐贖之居四年以他
難歸其孤於臨江娶少詹安福周鼎瀚女所著文稿盡散
矢僅存兼山詩集十卷錢畢藏門人金士聲家士聲棄諸
生足不及城市亦義士

與魏凝叔書

近見叔子應事氣靜機圓觸手融化歸向確齋嘆服謂老
夫辟之不止三舍而文字精進尤不勝言將來爲世法則
誰復有過吾叔子者及門英少文行濟濟亦必以勺庭爲
盛此非望一人言然質之同人固靡不然頃讀貫門人孔
天徵與王元升書極爲推服他日定以文章名世書中謂
顏子三十時學力便可企孔子六十惟得師開發爲多望

戊子日記中亦有此論由今思之顏子未達聖人一間正在於此孔子幼孤學無師傅事事從己身實歷學郊學襄徧轍天下子淵從聖師口耳一眼覷破未經閱歷聞一知十雖似臻耳順地位然從心不踰矩之候恐非後此十年可到夫以顏子天生睿聖從師得失尚須一簣乃若味古人之膏腴充吾口之甘悅得無似蘇子所謂不從己耕得食之殊少味者乎又山中偶繙尊論見地獄中一篇直欲令天號鬼哭但世有必不能盡之理有必不容盡之心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不盡也不欲盡也而小人尤不可使聞吾言之盡古今固有不畏名之小人乃孔子作春

秋涑水紫陽編通鑑綱目終欲以名治之此聖賢於王法人力之已窮而以天理良心不爲桀亡冀其一懼卽篇中所謂娼優盜賊安於其名爲之不恥一日偶爲人指實詬斥則必面赤氣滯心慌惕而不寧勃然發忿烏在其名之果不足畏而怡然受之也今叔子謂世有不畏名之小人特可畏以地獄夫名雖虛恍之於生地獄縱實痛之於死其人既不畏生名寧畏死痛且世嘗有兇狠頑悖無賴之人飽老拳瀕死氣息纔屬或被笞撻窮極楚毒膺三木血肉狼藉刺綴無可擊尙倔強言笑不自引服卽生痛且不畏兇畏虛無以冥冥決事哉且古今亦鮮有不畏名之小

人董卓朱溫最爲冥悍袁紹數卓未見立誅皇甫堅壽直
前質讓免父嵩死溫兄全昱投瓊迸散呼朱三奪唐天下
行且滅族溫不憚罷飲博待昱如故乃知無端感觸卽至
凶逆之小人良心忽生當幾撓奪卽甚明哲之君子天理
盡喪彼小人良心之未絕卽名心之未亡亦卽懼心之隱
伏聖賢用之用此而已曹操死不忘奸奏妓分香欺罔世
人似謂無心篡奪而七十二疑塚卽其地獄明屠隆徐渭
演死傳奇畏活曹操乃滅國獻后履出於負天下重名之
甲科秦檜殺一岳武穆鞭鐵穿磨萬年續鑄彼滅國獻后
之人豈蔑見聞尤而加甚然直謂之不畏名之小人彼必
不受故天下小人卽不畏名亦不必嘵嘵告於人曰天下
實有此不畏名之小人以尊地獄之權而短春秋之氣叔
子言理事每好盡情請卽以不盡盡之刑賞窮而作春秋
筆削窮而說地獄地獄窮而吾救世憫人之心已昭萬世
存有憾於天地卽質無疑於鬼神也

與魏凝叔書

昨偶憶藏弄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卽取閱屬興士
鈔之更硃畫反覆玩繹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
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
其間漫綴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

繫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
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
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髓處全在於此壯悔
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吾意則又以爲
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
之爲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往復流連疾
呼痛詈猶恐疲癯聾瞶之夫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
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明哲而不可警天下之中才孟子
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采
葛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曲

彌厲如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雷霆凝爲怪電動湯
雅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且日甘雨融風勢有
所窮不得已也卽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
纖佻甚或詭誣澹爲裨官諧史敝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畧
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慮傷品其文縱
工未免攜琬玉易羊皮終必爲明眼人所厭棄而巨源更
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虞山翁已痛言之屬其毀
去巨源不聽卒死橫折推朝宗間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
不善用之其流必至爲徐王之失卽朝宗諸小傳亦不免
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

希世取名卽深自矜負正其巧於容悅間或談世務植名
教文焉已耳以文非此固不傳也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
仰畢肖觀者撫手悲愉遞出及其旣過彼我判殊了不相
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其
天倪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
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百折
不挫之愚誠貫徹中際其行止出沒無纂組雕削之勞不
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於其前肖之則
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強其所不同以求必肖况下
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
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此望
與叔子曰孳孳焉求之而未或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
之

林時益

號確齋南昌人冠石詩集

魏氏三子文集序

魏氏三子者寧都魏天民徵君之子長曰際瑞字善伯是
爲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禮字和公是爲叔子季子三子
平日以父爲師而兄弟相爲朋友其四方及鄉里之賢者
三子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或窮聖
賢之理義或談論詩賦文章皆欲究得其所以然者於是

而各有所著伯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恒數萬里其於世
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
子爲至多天下遂謂之寧都三魏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
則非三子之意也三子嘗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
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然則三子之各具其本末
者亦可見矣今簡其所作欲出而與天下相正爰付梓人
以代鈔錄蓋不特其文卽其人亦於是乎似之予於三子
爲易堂友而齒則兄行也敘其始末無溢美焉其曰世傑
字興士者是爲伯子之子世倣字昭士世儼字敬士者是
爲季子之子又本叔伯父兄以爲師於是亦附其文於編

末云

李騰蛟 字力登號咸齋寧都人明季諸生

項羽論

當秦之末陳勝吳廣之徒一呼而成瓦解之勢有豪傑者
因勢而席捲之舉秦易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奈何楚可
代秦而反自棄以成漢耶羽之失天下也始於銳攻趙而
不速入關終於分鬪諸國而不專攻漢與秦爭趙而不與
漢爭秦不與諸國爭漢而舍漢以爭諸國故在秦則楚若
代漢資其驅除而在楚則諸國每先漢受其敵而反遮蔽
乎漢漢弱於楚然得優悠蓄養於蜀而還定三秦休養於

成舉京索間而圖諸國者皆羽不知自謀而置漢於度外也迨諸國破滅而楚亦隨之矣使羽入關不燒秦宮室而都關中以蜀分王三秦將而以楚封懷王令腹心大臣左右之俾齊趙韓魏諸君各復其國而舉豐沛數郡以王沛公與諸國錯處則犬牙之勢成羽雖未能卽兼天下於以制漢有餘也漢爲羽之所制則諸國皆羽所樹必德羽而憚之無有與羽爭天下者乃羽不知務此舍關中而王彭城則非其地以三降將距塞漢王則非其人尊立義帝以張良反間而旋弑之使罪我者得藉以爲口實吝尺寸之土不與田榮陳餘致諸國卒不得定而齊趙代梁蜂起爲難而羽亦奔波角逐而不得安漢遂因以收漁人之利矣不然羽當紛紜擾攘進退失據之時猶然敗漢於彭城敗漢於滎陽及其卒也又敗漢於成臯使羽不自多其敵而得一意以辦漢吾恐漢王欲求立錐之地而不可得也又安能還定三秦而部五諸侯兵以伐楚哉嗟夫楚可代秦而反自棄以成漢則漢之覆秦滅楚翦諸國以成帝業者不可謂非天也雖然覘國莫如覘王淮陰登壇先及項王之爲人則羽已在其掌握中矣豈必垓下乃授首哉要之羽非信不擒漢卒負信漢真寡恩矣哉

邱維屏

守邦士寧都人明季諸生邱邦士集

魏凝叔四書義序

天啟崇禎之間斯文之變極矣天下稍有識知者莫不以是爲無用之具其工之也益肆而其厭之也益甚其爲可廢也亦久矣魏凝叔嘗折衷之以謂以四書五經義取士此必不可廢者也獨今世所用之體製病而欲變者二端耳其一謂排偶之爲拘其一謂代聖賢設言之陋而禁用三代以下之行事言論蓋凝叔之法欲以論策之體斷以四書五經之題其說見於其所作制科策者其議甚詳予旣已訂而論之然予謂排偶之拘其體則果可廢也予於斯文數百年間窮工極變與其卓然自列爲一家者頗能言之竊嘗謂制義於前世爲文之體頓變易其面而其實無所不備其分股排行一股勒爲一義者如日月在天左右手在人缺其一而不可其他有勢欲排遣不可復止不更辨其義之雷同此風詩數章之體也有望似合掌而稍易一二首節字句意味頓殊者此如甯戚商歌各本所載優孟歌叔敖史記與漢延熹所得碑各稍不同者是也有詞對而勢實貫如律詩走馬對格是也要以錯綜無定之體行之則可以惟人意所欲爲其散與對皆未有必故謂廢排偶可也獨謂使學者馳騁於漢唐以后數千百年之事以與四書五經之旨相爲窮詰以斷其中而勒爲今日

可行此其說尤高且切而予之意則有不盡然者蓋聖人之經湮晦而難明也久矣沿漢歷宋千餘年之儒者窮思極力而不能無怪迂舛駁之議論夾雜於其中此其患在於據一己之意本時俗之情以求聖人之道而不能曠觀崛起設其身於孔顏思孟之間而若出其言於予之口是以其意終闕格而不傳朱濂溪周夫子得其意於千歲之下至程朱數夫子相繼而出則嘗設身規模想像以求其衷而聖人之蘊微纖高下皆得以發盡而無餘今諸儒議論講說具在而求其切中孔孟之情足爲萬世之經不可易者舍程朱章句傳注外亦未可以多得也此以知

恣學者之胸臆與追倣聖賢之意肯其得失蓋有不可以數計者古之爲教者非不欲使人各自出其性情逞意肆志揮斥萬物以明夫人之得意而著其用然必制爲禮數音樂以教之俯仰進退之節拜跪之儀異世殊方別類之歌咏高下清濁之音呂斤斤然徒循其數有若偶人兒戲者之所爲然中正仁義之心有油然而至者是以聖人詳其教而不敢廢蓋天下陰受斯文之福而未之或知也由其耳目手口嘗効習於聖賢之言論不敢以偏窺臆見浮情橫議闖入假託以害孔孟之旨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設身聖賢之間如生其

世如見其人擬議其意旨彷彿其神貌辭氣一篇之終然後得以已意旁取漢以來之事指證辨難而折衷之蓋已深入而肆出矣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言其造就當世之人材必取如原泉之混混而有本而後得以放乎四海而無窮也若變爲論策雖未決去經書以爲題目然其弊與無經書等何則聖賢之旨難尋粗浮之辨易駢平淡不可易之義不可以動人掇拾鉅旨其事可朝習而暮爲愚則謂今人才之不出天下瑰奇赫赫之功不少概見繇其教之之術甚疎取之之途太專而取者復陋及真末流則以陰用策論之文闡入經義之內非倍戾浮靡之文下所不爲上所不取蓋有非四書義者之罪凝叔自十歲爲四書義已嶄然見頭角其議論不苟而切於當世治亂得失之故者不獨四書義爲然其爲四書義尙在應科目日其體製亦未盡破裂予賞其文之精也已每篇爲之評點故不具論論其所嘗與辨制義之可廢不可廢如此

